

中国皇帝全史

晋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中国皇帝全传

晋

李雪慧等编著

目 录

晋

西 晋

武帝司马炎	(1)
惠帝司马衷	(11)
赵王司马伦	(23)
怀帝司马炽	(27)
愍帝司马邺	(31)

东 晋

元帝司马睿	(34)
明帝司马绍	(41)
成帝司马衍	(46)
康帝司马岳	(51)
穆帝司马聃	(53)
哀帝司马丕	(56)
废帝司马奕	(58)
简文帝司马昱	(62)
孝武帝司马曜	(66)
安帝司马德宗	(71)
恭帝司马德文	(73)
楚帝司马桓玄	(76)

武帝司马炎

公元 265 年，在洛阳的一处宫殿里，新皇帝正以当年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禅位几乎一样的口吻，语言接受着魏帝曹奂的禅让，这个新皇帝就是司马炎。至此，司马氏家族经过司马懿、司马昭和司马炎三代人的苦心经营，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中原大地名符其实的统治者。司马炎，这位晋王朝的开创者，也开始了他的 25 年的皇帝生涯，死后被谥为武帝。

一、争当太子 以柔治国

司马炎，字安世，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成规，他本该是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但司马昭似乎忽略了这位长子，而对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更感兴趣。司马昭把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之为世子，他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拍着晋王的宝座对他说：“这是桃符（司马攸的小名）的座位。”宠爱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

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王位的活动。

据史书记载，齐王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雅好文章，是一位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与司马攸相比，司马炎却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气质上几乎完全秉承了父祖的天性，既有足以左右形势的谋略，同时也有着一付宽厚仁慈的外表，更何况还有着立嫡以长这一堂皇的箭牌，总之，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观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游刃有余，许多重臣也以历史上废嫡长引起祸乱的事例与司马昭抗争，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到晚年，司马昭不得不以强大的政治理智克服个人情感上的好恶，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这样，司马炎为他登上皇位扫除了第一个障碍。

司马炎接受禅位后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皇帝的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从内部看，他的父祖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皇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西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获得的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使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

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艰辛、动乱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打下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作为当时最有权威、同时也最具有号召力的人物，司马炎更力求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充分体现这一点。泰始四年（268），他在所颁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保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五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对于类似的诏令，我们固然不能排除官样文章的因素，但也不能一味地看作浮词虚语，因为他的基本精神还是符合当时现实背景的，即针对曹魏后期苛刻的政治而言的。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建国方针，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向腐败转化，魏武当年的风范已是昨日黄花，成了绝响。皇帝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连绵的战乱，更使百姓于惨淡的生计之外，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适宜的。

二、攻灭吴国 发展生产

正当司马炎励精图治、西晋的国威蒸蒸日上的时候，东吴却如日薄西山，处处表现出倾颓的趋势。吴王孙皓那乖戾、残忍、荒淫的天性在绝望的环境中更向病态发展，他无意中把东吴这辆气息奄奄的破烂马车，又向死亡驱进了一步。孙皓为了满足自己

的淫欲，强行规定，大臣的女儿必须先充实他的后宫，落选者才可以出嫁。为此，中书令贺邵曾加以劝阻，但对已经完全失去良知、绝灭人性的昏君孙皓来说，忠言不但不能恢复他的理智，反而萌发了他的杀机，结果，他用烧红的锯条锯下了贺邵的人头。对于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他更是视若仇敌。尚书熊睦见孙皓为人过于残暴，要他宽以待人，孙皓便用铁环猛打熊睦，直到身死。不仅如此，孙皓有时还人为地制造一些悲剧，以他人的痛苦和生命来满足变态的心理，他经常故意把大臣们灌得烂醉，使他们在酒精麻醉的情况下说出真话，然后定罪，并置之死地而后快，而所用刑罚更是凶狠残暴，令人发指，如剥面皮，砍双足，挖眼珠。面对孙皓那顶用人血染红的皇冠，朝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这种情势下，孙皓的昏庸也更衬托出司马炎的开明，处在痛苦与黑暗中的东吴人开始向西晋寻求寄托，一些将领率众倒戈，投降西晋。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激发了晋人灭吴的欲望，于是，一时之间，灭吴成了朝野人士议论的话题。但司马炎也深知，东吴虽弱，却已立国几十年，是个不容忽视的对手，如果在策略上稍有失误，便会功败垂成。因此，虽然朝野的灭吴呼声日益增高，但司马炎始终未轻易许诺。一直到泰始六年（270），他才派羊祜到晋吴交界地荆州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

司马炎可谓慧眼独具，一下子就抓住了一个合适的人选，羊祜在人格和才略上都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物，更是一个卓有谋略的军事家。他少年时代就以清德名世，司马炎受禅后，即以佐命之功，进位中军将军。镇边后更谨慎从事，力尽职守，不负国望。他一方面立即占领要害之处和膏腴之地，使吴军在军事与物资上都处于尴尬的境地；另一方面实行屯田，为日后的军事行动打下

雄厚的物质基础。羊祜上任伊始，几乎军无现粮，可到最后一年，仓内已有十年的积蓄。在此基础上，他又采取了与传统的“兵不厌诈”用兵之道相反的策略，即攻心战，取得吴人的信任，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对晋的亲切感与对吴的疏离感。他每次与吴人交战，总要等到日出，从不作掩袭之举。有一次，晋军俘虏了吴人的两个孩子，羊祜不但不加以讯挞，还送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孩子的父亲因此很感激，不久举家降晋。东吴有一位将领叫邓香，在攻略夏口时被俘虏，羊祜亲解其缚，为了报答羊祜的不杀之恩，他也率部降晋。还有一次，羊祜带兵巡视边境，因军粮不足，便沿途以吴境成熟的庄稼充饥，但事后立即让士兵送绢给农田的主人，以此作为代价。羊祜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吴人开始改变了敌视的态度，甚至有人敬称他为羊公。此时与羊祜对峙的是东吴名将陆抗，他知道，微笑有时比千军万马更具有杀伤力，于是他也采取了与之同样的态度。有一次，陆抗生病，羊祜送去药物，左右怕有不测，建议不要服用，陆抗说：“羊祜岂是害人之人。”然后毫不犹豫地服下。陆抗还告诉他的部下：“羊祜怀之以德，而我们却加之以暴，这是不战自败，现在我们只需保守边界，不要追求蝇头小利。”于是，边境日渐平安。但羊祜并没有满足这一点，暗地悄悄地加紧灭吴的准备。可是，朝中权臣贾充等人却从中阻挠，使司马炎始终下不了灭吴的决心。但时光飞逝，数度春秋后羊祜已进入暮年，虽然司马炎在各方面对他备加礼遇，但仍然慰藉不了他壮阔的情怀，当老友中书令张华去看望他时，他满怀忧虑地说：“吴国的政治太酷虐了，如果现在进攻，可以唾手可得。万一孙皓一死，吴人另立新主，即使我们有百万大军，也难以跨越长江天险。”他又嘱托张华：“我的愿望是

否能实现就靠你了。”终于，这位灭吴的奠基者没能看到“一片降幡出石头”的一天，于咸宁四年（278）含恨而逝。

羊祜临终之时推荐了另一位名将杜预接替了他的职务。这位风度儒雅的将军有书生的头脑，却无书生的弱点，政治与军事才能不亚于他的前任羊祜。羊祜死后，他担任了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没有辜负羊祜的期望，上任伊始，就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首先袭击了驻守在要害之地的吴军，并且大获全胜，吴将张政恐朝廷怪罪，将此事隐而不报。杜预深知张政是一个不易对付的敌手，便借此事除掉他。杜预派人把战俘送还东吴，孙皓闻之大怒，调离了张政。就这样，杜预轻而易举地赶走了自己的劲敌。这时，担任训练水军重任的王濬已是70高龄的老人，他向朝廷上了一份情真意切的文表，传达他灭吴的心愿，与此同时，杜预也向司马炎请求伐吴之期，杜预的疏表送到的时候，司马炎正和张华下棋，张华没有忘记老友羊祜的嘱托，便推开棋盘，乘机鼓动：“陛下聪明神武，朝野又清平和乐，可谓国富兵强，而吴主荒淫暴虐，诛杀贤能。如果现在讨伐东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杜、王、张等人的敦促下，司马炎终于下定了灭吴的决心。

战事按照羊祜生前提出的方案进行：在灭吴的六路大军中，王濬率领的巴蜀水军是其中坚。吴人为了阻挡晋军的进攻，也早有准备，他们在长江的险要之处，布下长长的铁链，又在江中埋下长丈余的铁锥，企图使晋军的战舰陷入尴尬的境地。但这一情况早被羊祜获知，所以在进攻之前，王濬就准备了大小竹排，并在上面布上披有盔甲的稻草人，使之前行，挟去江中的铁锥。他又制作了巨大的火炬，灌上麻油，放在船前，遇到铁链便点上火

炬，刹那间熔为铁水。就这样，吴人自恃的长江天险，在王濬的脚下化作了平地，他几乎兵不血刃，迅速攻下了夏口、武昌。直驱建业（今南京），但却遇到了麻烦。身为六军统帅的贾充从中作梗，向司马炎上书：“现在正值春夏之交，吴地瘟疫流行，应该召回各路大军。并且要腰斩张华，以谢天下。”这一次，司马炎没有听信他的谗言，只是冷冷地说道：“伐吴是我的主张，张华只是赞同而已。”于是王濬的部队又继续前进。这时，另一路陆路大军在王浑的率领下也势如破竹，到了横江（今安徽和县）。在两路大军的夹攻下，建业城中的孙皓成了瓮中之鳖，他派游击将军张象带领水军抵抗。谁知张象根本没有抵抗之意，一出城便作了俘虏。在这种情况下，孙皓只得素车白马，肉袒而缚投降西晋，东吴的40多个郡，300多个县，230十余万人口全部归入西晋的版图。东吴这个立国近60年，曾经雄踞江东的国家，终于断送在亡国之君孙皓的手中。

国家既已统一，外患又已消除，司马炎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上来。由于东汉末年以来战乱频仍，自曹魏开始就实行了为战时服务、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的屯田制，这陈旧的生产方式显然已不适应和平时期的需要，为此，司马炎着手颁布新的土地制度，即占田制。实际上早在司马昭当政时，即已考虑这个问题，咸熙元年（246），就曾下令罢屯田官，以均政役，并将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改为太守，典农都尉改为县令或县长，这样，原来的典农部民和屯田客都成了属于郡县的编户了。在此基础上司马炎规定了占田和课田的数额：按占田制的规定，每个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占田30亩；占田制对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从太康时期的

繁荣可以窥见一斑。平吴那一年（太康元年，280），西晋有户240余万，但到太康三年（282），已锐增到371万户，两三年中，增加了130多万户，其中除去当初隐漏的户数，实际增加的人口也是相当可观的。在封建时代，人口的增减往往是衡量社会安定与动乱的浮标，西晋初年人口的增长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政府的政策法令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三、追求奢侈、痴儿为嗣

从忧患的日子走进和平安乐世界的司马炎，面对大一统的局面，面对任他主宰的广袤的山河和芸芸众生，感到了一种满足与陶醉，殊不知就在此时，他那一直奋进的生命之船也搁浅了。

本来以俭约清廉著称的司马炎，灭吴后生活上开始奢侈起来，日子不长，司马炎就完全成了一个被物欲、色欲所主宰的昏君。他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开始大规模修建祖先的陵庙，12根巨大的铜柱皆镀以黄金，饰以明珠，所用石料都是从遥远的地方运到洛阳的，耗费的民力令人惊叹。司马炎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在灭吴这年，又收留了孙皓宫中五千多宫女，以至后宫超过一万，因为人数太多，他只能驾着羊车漫游，一些想接近皇帝、一睹天颜的后妃，便在门前插上竹叶，并撒上盐巴，以使贪吃的羊走过自己门前时能够停下。

面对司马炎荒淫昏庸的行为，朝中有人感到不满。有一次，司马炎率群臣到洛阳南郊祭祀，礼毕，他问司录校尉刘毅：“我能和汉代的哪一个皇帝相比？”以武帝当时的心情，以为刘毅一定会说出一个响亮的名字，谁知得到的回答是：“可以和桓帝、灵

帝相比。”人人都知道桓灵之世乃是东汉王朝最黑暗的时候，司马炎不能不感到吃惊，因此问道：“怎么会是如此地步？”刘毅毫不掩饰地说道：“桓帝之世虽卖官鬻爵，但把钱留给官府，陛下如今卖官鬻爵，却中饱私囊。”面对这个鲠直的臣下，司马炎只得自嘲说：“桓灵之世听不到你这样大胆的言论，而现在我身边却有你这样的直臣，可见我比桓灵二帝贤明。”

本来自魏明帝后，社会风气就趋于奢侈，现在司马炎又推波助澜，于是，上行下效，西晋的朝野顿时掀起了一股奢侈之风。朝中的权贵自不必说。太尉何曾即以奢侈著名，他的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虽然在饮食上日费万钱，犹言无处下箸。而尚书任恺的奢侈更超过何曾，每顿饭就要花去万钱。有一次司马炎到女婿王济家作客，侍宴的一百多个婢女都穿着绫罗绸缎。菜肴中有一道乳猪，味道鲜美异常，司马炎向王济打听烹调的方法，王济悄悄对他说：“这是用人乳喂养，又用人乳烹制的。”司马炎听后很不舒服，没等终席就走了。在这种情形下，人人以夸富为荣，个个以斗富为乐。但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时这种豪奢还和残忍结合在一起，石崇是当时有名的富豪，他宴请客人时总让美女敬酒，如果客人饮酒不尽，便将美女斩首。有一次，他请王导、王敦兄弟赴宴，王导知道石崇的规矩，虽不能饮，但尽力支撑，而王敦却不以为然。石崇一连杀了三人，王敦还是神态自若，不为所动，王导责怪他，他却说：“石崇杀自家人，于您何干？”就是这个石崇，他家的厕所与众不同，建造得如闺阁一般，一次，散骑常侍在他家作客，需要解手，仆人把他带到一间挂着锦绣帐幔、布置豪华的房屋，见一些侍女捧着香囊站在两边，以为走进了内室，吓得退了出来，向石崇道歉，

但石崇告诉他那就是厕所。司马炎的另一位附马王敦也闹过一个笑话，有一次他在公主的住处解手，发现旁边有一盆香枣，便吃了，事后才知道，那是为了除臭塞鼻用的，这位驸马公因此遭到了宫女的哂笑。

当年雄姿英发的司马炎，由于纵欲纵乐，很快就体虚力亏朝不保夕了，于是继承人的问题成了朝野瞩目的大事，各种政治力量为了不同的目的，再一次展开了角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遗规，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在9岁（泰始三年，267）时就被立为太子，但他天生就是一个白痴，因此还闹了不少笑话，立这么一个白痴儿子作太子，司马炎不是没有过顾虑。就在伐吴的同时，司马炎即已考虑这个问题，有一次他问张华：“我的后事可以托付给谁？”张华毫不犹豫地回答：“要论才华和亲属关系，当然是齐王司马攸。”张华的回答当然不会使司马炎满意。我们且不说他和司马攸那场争夺王位的斗争就足以使他把司马攸排除在这种可能性之外，就是出于亲缘关系，他也会在自己的后代中作出选择。司马炎终于发现了一个亮点，有一次，宫中失火，司马炎站在城楼上观望，这时，司马衷5岁的儿子拉着武帝说：“夜间危急，不应让光亮照到皇帝的身上。”司马炎感到很惊奇，本来近乎绝望的心中燃起一股希望，于是他把全部的赌注押在了这个尚处在孩提时代的皇孙身上，最终还是选择了司马衷这个白痴作皇位继承人。太熙元年（290）三月，司马炎病笃，四月，这位风发一时的开国皇帝便与世长辞了，终年55岁，葬于峻阳陵，庙号“世祖”。

惠帝司马衷

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制度，是立嫡以长不以贤。只要是嫡长子，即便是顽童白痴，也可以接班当皇帝。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一、白痴登基 外戚专权

司马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二儿子，由于老大司马轨 2 岁夭亡，他成了实际上的长子。

司马衷 9 岁时被立为皇太子。爱子心切的武帝特地请了敢于弹劾贪官污吏，被视为直臣的李熹来当太子太傅，指望严师出高徒，能把太子培养成才。谁知司马衷天生是个白痴，呆傻愚钝，不堪造就。有一次，他在皇家花园中玩，听到蛤蟆叫，就问左右：“它是为官家叫，还是为私家叫？”对于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侍从们早已司空见惯，知道如何胡弄他了，当下有人便熟练地回答：“在官地里叫的是为官，在私家地里叫的是为私。”白痴很满意。又有一次，听说许多地方百姓因饥荒而饿死，他觉得不可理解，说：“为什么不吃肉糜（肉粥）？”诸如此类的笑话，实

在是太多了。

太子的德性，武帝当然也有所耳闻，并且成了一块心病。他的决定对太子进行一次测试。这一天，武帝将东宫官吏全部召来，设宴招待，然后将尚书省的疑难问题写在纸上，命中使张泓送交太子，并且立等回复。张泓先将题送到了太子妃处，太子妃贾氏看了张泓手里的题，略一皱眉后说：“你就代太子好好起草作答，将来和你共享富贵。”张泓向来有点小文才，一会儿便将草稿拟好，再由太子抄写一遍，拿回去交差。武帝见答案写得头头是道，非常高兴，马上递给群臣看。群臣趁机奉承皇上，异口同声地三呼万岁，表示庆贺太子成才。经过这次测试后，武帝心情大有好转，越看越觉得太子真是天天都有进步。

过了些日子，武帝在太子的长子身上，又看到了新的希望。说起来，这个孙子也算是白捡来的。当初，武帝怕太子年幼，不懂房帷之事，便把自己亲幸过的后宫才人谢玖派去东宫侍寝，没想到居然有了身孕，后因贾妃妒忌，谢玖回了西宫，在那儿生下司马遹。一直长到三四岁，司马衷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儿子。后来，司马衷去朝见父皇，碰上司马遹正和其他孩子在一起玩，武帝才告诉他：“这是你的儿子。”司马遹和他的白痴父亲完全不同，十分聪明智慧，武帝特别喜欢，经常让他跟在身边。有一次，宫中夜间失火，武帝登楼观望，刚刚5岁的司马遹居然拉着武帝的衣襟要他进屋去，武帝奇怪，问他为什么？遹说：“夜间发生突然事故，应该防备有非常事件，不能让火光照见人君。”武帝见他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识，不禁大为惊奇。又有一次，司马遹跟着武帝去观看猪圈，对武帝说：“猪很肥了，为什么不杀了拿来犒赏将士，还留着浪费粮食？”武帝立即下令将猪宰了，拍拍司

马邕的后背，对身边的人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能振兴我家。”武帝甚至还在群臣面前，将他比作司马懿。就这样，武帝觉得儿子虽然不理想，可孙子大有希望，因此，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仍让白痴司马衷当太子，作为法定的继承人。

武帝是个好色之徒，越到晚年越是极意声色。结果，太康十年（289）十一月，这个 54 岁的皇帝便因纵欲过度而一病不起。为此，他加紧安排后事。用王佑之谋，以太子同母弟司马柬为秦王，出镇关中，司马玮为楚王，出镇荆州，司马允为淮南王，出镇扬州，三人分别拥重兵镇守要害之地，以为藩卫。由于晚年政事大都委于外戚杨骏，武帝又怕日后杨氏势力太大，威逼天子，便让王佑当了北军中侯，典掌禁兵。又听星相家说广陵（今江苏扬州）有天子气，便封了皇孙司马邕为广陵王，食邑多达五万户，还精心挑选了刘寔等人为其师友，辅佐这位希望之星。

第二年（290）四月，武帝驾崩。当天，32 岁的太子，白痴司马衷即位登基，称为晋惠帝，改元永熙。

武帝在世时，皇后杨家权势很大，武帝死后，杨后成为皇太后，由于惠帝为白痴，杨氏家族更加尊贵起来。

杨皇后的父亲有三个兄弟，杨骏是老大，论名望、才能和器量，比不上老二杨珣和老三杨济，论野心，却数他最大。女儿一进宫，他便交了好运，从小小的将军府司马一下升为镇军将军。女儿立为皇后，他又迁为车骑将军，封了临晋侯，成为朝中要员。对于这位外戚的扶摇直上，许多人深感不安。有些人私下议论说：“封建诸侯，是为了藩卫王室。皇后的父亲一封侯便以临晋为名，这可不吉利，恐怕是天下大乱的征兆。”有些人则提醒武帝：“杨骏器量很小，不可委以社稷重任。”武帝都不加理睬，反

而越来越加以重用。

杨氏三兄弟开始在朝用事，拉关系，走后门，朝廷内外，到处伸手，排斥忠直旧臣，任用阿附新贵，营私弄权，无所不为。天下之人，无不知道“三杨”乃当朝权臣。尚书仆射山涛是个分管选官工作十几年的老臣，多次劝武帝注意这个问题，武帝虽然明白他的好意，却并不采取有力措施。

到太康十一年（290）三月，武帝病重，这时，勋旧之臣多已亡故的亡故，退休的退休，被挤走的挤走，身边只剩下杨骏和他的那帮亲信。武帝略有好转，发现身边尽是杨骏所用新贵，这才觉得问题严重，厉声斥责杨骏：“怎么可以这么干法！”又让中书拟写诏令，命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还准备逃选几个有名望的大臣帮助料理政事。然而，为时已经太晚了。朝廷内外上下，已为杨骏所控制。诏令尚未发出，杨骏便从中书省借来观看，而且把诏令藏了起来，中书监亲自去索要，杨骏也不还。恰好武帝又神志不清起来，此事也就无人追究，不了了之。过了几天，武帝稍一清醒，便问：“汝南王来了没有？”打算托付后事。他当然不知道在昏迷期间发生的那些事情。左右回答说没有来。武帝大概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精神受到打击，病势突然转危，旋即死去。于是，白痴继位，杨骏成了唯一的顾命大臣。

杨骏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太极殿，在昔日武帝上朝的地方办起公来，还配备了上百名虎贲卫队当保镖。五月中旬，武帝遗体安葬完毕，杨骏便以白痴皇帝名义，给自己加了太傅、大都督的头衔，并且赋以假黄钺、录朝政，百官听命于他一人的权力。傅咸劝他：“圣上谦恭，把政事委托给你，可是天下人都不以为然，恐怕你的这个差使不容易干吧！周公那样的大圣人辅政，尚且有

流言蜚语，何况当今圣上已经 32 岁，远非周成王那么年幼。我看丧事既然处理完毕，你也该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进退问题了。”杨骏不听。傅咸又再三劝谏，杨骏听烦了，便想打发傅咸出朝去当个郡守，处甥李斌忙劝他：“斥逐正派人，会失去人心的！”杨骏才勉强不把傅咸赶走。

杨骏自知一向名声不好，便想用封赏来收买人心。左军将军傅祗写信给他：“从来没有帝王刚死，臣下便论功行赏的。”杨骏不听，还是以惠帝名义下诏：中外群臣一律加爵位一等，参预办理武帝丧事的加位二等，二千石以上全封关内侯。免征租调一年。尽管如此，似乎也没有人出来赞扬他。

杨骏唯恐政令不行，威名不立，因而事无巨细，都要过问，而且刚愎自用，好用严刑。他本来没有多大才能，也没有多少学问，又不肯费神去熟悉已有的典章制度，因此，许多措施都违背成法。如此无知，不免遭到天下人的耻笑。

杨骏的所作所为，很快为朝廷内外大多数人所不齿，人人都看得很清楚，灭顶之灾正在向他一步步逼近。连他的一些亲朋好友也纷纷劝说他，甚至和他保持距离，害怕日后受到牵连。一向和杨骏交情很深的冯翊太守孙楚劝他说：“从来没有外姓专权而有好结果的，当今宗室强盛，你不和他们共同掌政，反而内怀猜忌，外树私党，我看大祸就要临头了。”杨骏不信。弘训宫少府蒯钦，是杨骏姑姑的儿子，从小和杨骏亲密无间，为人正直，多次直言冒犯杨骏，连杨珧、杨济都为他担心，蒯钦却说：“杨骏虽然昏暗，还知道不可妄杀无罪之人，不过是对我疏远而已。我能和他疏远，才可以免受牵连。否则，不久就会与他一起被灭族了。”大家都明白，只有杨骏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末日将临。

二、贾后干政 朝臣除之

皇帝是白痴，可以任由杨骏摆布，可皇后贾氏却不是甘居人下的良善之辈。杨骏虽然知道她不好对付，有所防范，却绝对没有想到，恰恰就败在这个女人手里。

贾皇后父亲贾充深得武帝信用，官至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善于阿谀奉承，和太尉荀诜、侍中、中书监葛勖、越骑校尉等人互相援引，结党营私，本来武帝已为惠帝物色了一个才貌俱佳的太子妃，可是禁不住贾充买通杨皇后不断吹枕头风，加上死党的人帮腔，都极力吹嘘贾充之女是绝代佳人，有德有才，武帝也就同意了纳贾充之女为太子妃。

其实贾妃长得身材短小，皮色青黑，眉后有一疵，其丑无比。可是阴险毒辣，凶狠狡诈，好妒忌，有手腕。把白痴太子治得服服贴贴，对她又害怕又喜欢，以致很少去接近东宫别的女人。有一次，贾妃偶然发现东宫有个姬妾怀了孕，竟拿起戟来就向那个姬妾掷去，使胎儿立刻坠地，姬妾也死于非命。

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因为杨骏一向对他们粗暴无礼，便在暗中散布流言，说杨骏将要篡夺帝位。贾后发现这两个宝贝，立即派亲信宦官董猛去和他们秘密联络，策划诛杨骏，废杨太后。接着，派李肇去动员汝南王司马亮发兵，汝南王胆小怕事，不愿出头。李肇又去找楚王司马玮，楚王年轻勇锐，欣然答应。

永平元年（291）二月，楚王司马玮与淮南王司马允入朝。经过半个多月秘密准备，于三月初八日发难。按计划，殿中禁军冲出宫城包围封锁了杨府，使府中兵卒一个也出不来。随即冲进杨

府，杨骏逃入马厩，被禁军用戟杀死。杨珧、杨济和亲信张劭、段广、李斌等均夷灭三族，被杀的人多达数千。

外边的事情料理得差不多之后，贾后开始对杨太后采取行动。按照贾后的暗示，有人上书要求废太后为庶人，并将其母庞氏处死。白痴照办，杨太后抱住母亲号啕大哭，割发叩头，表示愿为贾后侍妾，求贾氏饶庞氏一命，贾后还是不许。庞氏处死后，过了不到一年，元康二年（292）二月，贾后便对杨太后下了毒手，将她身边仅剩的十余个侍从全部夺走，断绝其饮食，杨太后连续八天得不到进食，被活活饿死。至此，杨氏一族遂被灭尽。

新的辅政大臣是太宰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灌，秦王司马柬、楚王司马玮等一批宗室亲王和老臣，贾后族党贾模、郭彰、贾谧等也共同参预国政。这样的安排显然是暂时妥协的结果，新的权力之争立即又开始了。

对于贾后来说，两个辅政大臣暂时还不构成主要危险，因为汝南王软弱无能，卫灌乃一介文官，都好对付。主要的威胁来自掌握兵权的楚王司马玮和东安王司马繇。

首先被除掉的是东安王司马繇。司马繇很讨厌贾后的凶残，想废掉她，不料尚未行动，便被其兄到汝南王那里诬告一状，说他：“滥行诛赏，欲专朝政。”贾后立即利用这条罪状，罢了东安王的官，接着又以他有不满言论，将他废迁到带方（在今朝鲜境内）。

不久，新的机会，使贾后如愿以偿，清除了剩下的对手。汝南王亮和卫灌见楚王玮刚愎好杀，想夺其兵权，用临海侯裴楷当北军中侯，掌管禁军。楚王玮得知后，大发脾气，吓得裴楷也不敢接受委任。汝南王亮和卫灌又想打发楚王玮与诸王都回封国

去，楚王更加愤怒。有人建议他去投靠贾后，楚王接受了这个建议，果然被贾后留下当了太子少傅。贾后留下楚王的目的，是要利用他来行借刀杀人之计。元康元年（291）六月，贾后叫惠帝下手诏给楚王玮，让他率兵诛杀汝南王亮和卫灌，等到楚王玮完成任务以后，贾后又以惠帝名义，派殿中将军王宫举着皇帝解散兵卒用的驺虞幡，向兵众宣布：“楚王矫诏作乱，大家都不要听从他！”兵卒立即放下武器，一哄而散。楚王玮成了光杆司令，弄得不知所措，随即被捕。临刑，楚王玮从怀中取出用青纸写的惠帝手诏，给监斩官尚书刘颂，流着泪说：“我受诏行事，以为是为了国家，如今反倒成了罪恶。我也是先帝子孙，为什么要蒙受此等不白之冤啊！”这位 21 岁的亲王，一向以果敢勇锐，乐善好施而深得人心，然而他毕竟还是太年轻，太单纯和轻信，光有勇而无谋，难免成为俎上之肉。

一箭双雕，同时除掉太宰、太保和楚王之后，大权就完全落到了贾后手中。

贾后见大权在握，便开始荒淫放恣，为所欲为。这个又黑又矮的丑女人，私生活特别放荡。不光与太医令程据等人乱搞，还经常派人在洛阳城内外物色美貌少年入宫和她鬼混。贾后虽然与许多男人淫乱，却只生了三个女儿，直到四十多岁，还是没有儿子。贾充见女儿无子，劝她好生爱护太子，贾后却根本不听。贾充想把小女儿贾午所生的女儿嫁给太子为妃，太子也很愿意结这门亲事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贾午和贾后两姊妹都不同意。太子听说大臣王衍的大女儿长得十分漂亮，贾后却偏让贾谧娶了她，而为太子聘了个不如老大的小女儿，太子愤愤不平，溢于言表。元康九年（229）十一月，贾充临终，特地拉着贾后的手，叮咛女

儿：“我死之后，务必尽心扶持太子。赵粲和贾午会扰乱我家大事，别让他们再进宫。你要牢记我的话。”贾后非但没有牢记，反而背其道而行之，和赵粲、贾午等人加紧策划谋害太子。

太子虽然没有出息，却又生就一付倔强性格。贾谧恃宠骄横，常常对太子无礼，太子也以牙还牙，每逢贾谧到东宫去，就避而不见。贾谧觉得将来太子继位对自己不利，便到贾后那儿诬陷太子“多蓄私财，结交小人，准备对付贾氏。一旦皇上去世，太子上台，就会象我们对付杨骏那样，诛杀我们，废掉太后。不如及早将他除掉，另立顺从听话的。”贾后遂加紧行动，大肆宣扬太子的过失，又假称自己已经怀孕，令人准备生育所需物品，然后偷梁换柱，将贾午的儿子抱来抚养，谎称是白痴的儿子，准备用他来取代司马遹当太子。

元康十年正月，经过精心策划，贾后又逼宦官自首，承认与太子同谋叛逆，并将供辞遍示公卿。然后，派东武公司马澹率一千兵把太子押送到许昌囚禁，派治书御史刘振专门负责监视。至此，贾后的权势可谓达到了顶点。不过，死神也开始向她招手了。

贾后废太子，表面上似乎无人敢反对，其实，在平静的局势后面，正在酝酿着一场大台风。

禁军头目司马雅、许超，曾经在东宫侍奉过太子司马遹，并且得到太子的恩宠，见太子被废，心中不平，便与殿中中郎将士猗等密谋废掉贾后，使太子复位。他们分析形势，认为张华、裴頠只想保官，难以依靠，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自关中调回洛阳后，一直在朝掌握兵权，性又贪婪，可以争取。便去游说赵王的谋臣孙秀，孙秀答应，又和赵王一说，赵王也同意。

临起事，孙秀又给赵王出了一个鬼点子，说：“太子为人刚

猛，若回东宫，必定不愿受制于人。您向来是贾后的人，已经路人皆知，如今虽有复主之功，太子却会认为您是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倒戈的。太子虽能不算旧帐，也不会感激您的恩德。您只要略有过失，仍不免被诛杀。不如推迟行动，待贾后害死太子，然后再以谋害太子之罪废掉贾后，非但可以免祸，还能实现您的大志。”赵王向有篡位野心，对孙秀的意见当然十分赞成。

孙秀又进一步施展诡计，派人散布流言，说殿中有人打算废贾后，立太子。贾后得知后很害怕。孙秀和赵王乘机劝贾谧及早除掉太子。贾后便于永康元年（300）三月让太医令程据合毒药，以惠帝名义派宦官孙虑去许昌毒死太子。太子自被废后，一直担心被毒，常常自己动手做饭，孙虑见难以下手，去找负责监视太子的刘振，刘振将太子迁到一个小院内，不给食物，想把他饿死。可是仍有宫人偷偷从院墙上给太子送食物。孙虑无奈，便赤膊上阵，当面逼太子服毒，太子不肯，孙虑竟用药杵将太子槌死。

赵王司马伦和孙秀知道太子已死，便约定于四月初三夜三更起事杀贾后。初三白天，孙秀派司马雅去告诉张华：“赵王打算和你共匡社稷，为天下除害。”张华不同意，司马雅不屑地说：“刀都架到头颈上了，还说这种话！”头也不回就走了。晚上，到了约定时刻，赵王矫诏向三部司马禁军训话说：“贾后与贾谧杀了太子，现在皇上派我入宫废贾后，你们都应当听从我的命令，事完之后一律赐关中侯。不从者，诛灭三族！”众兵自然从命。接着又派齐王率百余人去把惠帝接到东堂，下诏把贾谧召到殿前斩杀。齐王又去抓贾后，贾后见齐王来到，大吃一惊，问道：“你为何来此？”齐王说：“有诏让我抓你。”贾后说：“诏令当从我出，你哪来的诏？”不管怎么说，贾后也只得随齐王到了东堂，老远

就朝惠帝大叫：“你废了我，等于把自己也废了！”又问齐王：“为首起事的是谁？”当时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的梁王司马彤也参预其谋，所以齐王说：“梁王和赵王。”贾后不胜悔恨地说：“系狗当系颈，我反系其尾，怎能不受其害！”她认为当初干掉了楚王和汝南王，而没有干掉梁王和赵王，是没有抓住要害，其实，即使她倒过来干，结局也不会好多少。于是，贾后被废为庶人，贾氏亲族党羽均被灭族。过了几天，又用金屑酒将贾后赐死。

三、争权夺势 八王作乱

贾后死后，一场新的权力争夺大战，即八王之乱随之揭幕，这次登场的是宗室诸王。由于宗室诸王大多拥有重兵镇守要害之地，军事民政集权于一身，而皇帝却是个白痴，有点野心和实力的宗王难免想入非非，他们身边的文武僚属各求富贵腾达，也纵横捭阖，拨弄是非。这种情况下，一场大乱实在是不可避免的。

八王之中，惠帝总是被势力强者或捷足先登者挟持，成了他们号令天下的旗子，掌中的傀儡。而且都城也忽东忽西，一会儿洛阳，一会儿长安。在这场大乱之中，惠帝苦不堪言，身心均受到危害。

永兴三年（305），“八王之乱”这场大混战总算结束了。这场历时十六年的大混战，造成了几十万人死亡，上百万人流亡，城市毁坏，土地荒芜，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西晋政权已经丧失了它的实际统治能力，行将灭之。白痴皇帝这时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光熙元年（306）十一月，晋惠帝司马衷突然吃面饼中毒死

去。终年 48 岁，葬于太阳陵。有人说，下毒的凶手是东海王司马越，可是查无实据，像历史上许多帝王之死一样，这也算是一个疑案。

赵王司马伦

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子。武帝建晋后，封琅邪郡王。当时名声就不太好，曾经因为指使别人盗取御用裘皮大衣，犯了死罪，只因他是皇亲国戚，被武帝下诏特赦。咸宁三年（277）改封赵王，镇守邺城。元康初，迁征西将军，镇关中。于元康六年（296）被调回洛阳，任车骑将军、太子太傅。

司马伦虽然历来表现不好，回洛阳后，却很会巴结当时掌握实权的贾后，并且深得贾后亲信。他的野心渐渐膨胀起来。

元康九年（299）十二月，贾后废掉太子司马遹，朝廷上下群情激愤，形势急剧变化。第二年（300）三月，曾经侍奉过太子的禁军头目右卫督司马雅和党羽许超等人密谋废掉贾后，分析朝中权贵，认为此时正担任右军将军的司马伦，手握兵权，可以联合以成大事，遂去进行游说，司马伦果然一拍即合，同意起事。

司马伦的亲信孙秀又劝他暂缓行动，待贾后害死太子，再以替太子报仇为名废贾后，以便一箭双雕，将太子、贾后同时除掉，更容易实现篡权野心。司马伦依计而行，不久，贾后果然杀了太子。于是，这年四月，司马伦便指挥禁军发动政变，废了贾后，

派尚书和卫将她送到金墉城囚禁，几天之后，又命尚书刘弘用金屑酒将贾后赐死。然后，司马伦便以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的身份辅政，掌握实权。把东宫作为他的相府，安排了一万名卫兵，四个儿子都封为王、侯，孙秀等亲信也分别封爵掌兵，文武封侯的多达数千人。

司马伦只有野心和贪心，毫无智谋才能，军政大事全由其亲信、中书令孙秀作主。孙秀本是琅邪一个小史，后来钻到司马伦手下，靠拍马谄媚和搞阴谋诡计取得了信任，如今当了中书令。此人一朝权在手，便把奸谋行，很快便搞得朝廷上下愤愤不平。

淮南王司马允自恃在宿卫军中颇有威望，便暗养死士，打算待机除掉司马伦和孙秀。被司马伦发觉之后，于这年八月下诏调淮南王任太尉，表面上升官以示尊崇，其实是借此夺去他的兵权。淮南王也不呆，称疾不拜。孙秀便派人收捕了淮南王的部属，又告他拒不奉诏，犯了大逆不敬之罪。淮南王发现所谓诏书，竟是孙秀所写，不禁勃然大怒，当即率所部亲兵七百余人去攻相府，边走边喊：“赵王反，我将讨之，愿跟从者都袒露左臂。”沿途人众听说要去攻讨赵王，纷纷加入，队伍迅速扩大。加上淮南王的兵卒都是精锐，十分勇猛，司马伦连战皆败，一会儿功夫就死了千余人。此时，淮南王部众斗志更加旺盛，弓弩齐发，箭如雨下，相府卫兵龟缩在府中不敢出来，纷纷躲在树后避箭，竟使每棵树上所中之箭不下数百枝，司马伦幸亏有人以身掩护，没有受伤，掩护人却被箭射中后背而死。正在危急之时，司马督护伏胤诈称奉诏来援淮南王，淮南王信以为真，下车受诏，竟被伏胤杀死，部众数千人亦相继被杀。

司马伦好歹渡过了难关，按着又把齐王排挤到许昌，赶走了

另一个心腹之患。然后，就加紧了篡权的步伐。当月，就给自己加了九锡，又让长子当了抚军将军，这是当年晋武帝代魏前担任过的职务。三子虔当了中军将军，统帅宿卫七军。相府的卫兵增加到二万人，加上私自招纳的，总数超过三万。

永康二年（301）正月，在司马伦和孙秀的指使下，有人宣称得到了宣帝司马懿神灵的旨意：“司马伦应早入西宫（当时皇宫称西宫）”造出舆论之后，一向拍司马伦马屁的义阳王司马威又奉命去逼夺惠帝的玺绶，起草禅位诏书。接着，张林等率兵屯守诸门。一切安排妥当后，司马伦带着侍从卫兵五千，大摇大摆从正南方的端门入宫，登上太极殿，正式即位称帝，改元建始。名义上尊惠帝为太上皇，实际把他送往金墉城软禁起来，立长子萑为太子，诸子封王典兵，亲信党羽一律升官晋爵。由于封侯的人实在太多，来不及铸印，只得用白木板写上个官名临时代替。孙秀因奉主有功，更加受到司马伦的信用，专执朝政，连司马伦所出诏令，也常被他任意更改，有时干脆就自己用青纸写诏令。又好朝令夕改，弄得百官不知是从。这种局面，自然不可能长久。

当时，齐王镇许昌，成都王司马颖镇邺城，河间王镇关中，各拥强兵。他们自然不会接受赵王篡位的事实。于是，经过一番准备之后，这年三月，齐王首先发难，起兵讨伐司马伦。

司马伦听说三王起兵，十分惶恐。急忙派孙辅等分兵三路出拒齐王，派孙会督许超率宿卫兵拒成都王。

双方在溴水大战，孙会等大败，弃军南逃，成都王长驱直入进抵黄河岸边。洛阳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司马伦、孙秀吓得不敢出门。此时，恰好孙会等逃回洛阳，遂一同商议对策。还没有等到他们拿定主意，左卫将军王舆、尚书司马 漵已率营兵 700 余人

入宫，在禁军配合下，杀了孙秀、士猗、许超等人，又逼着司马伦作诏说：“吾为孙秀所误，以怒三王，今已诛秀。其迎太上皇复位，吾归老于农田。”接着，派数千兵士浩浩荡荡地把惠帝从金墉城迎接回来。惠帝升殿，立刻下诏把司马伦送往金墉城囚禁。

为了庆祝胜利，大宴五日。热闹过后，梁王司马彤等上表：“赵王司马伦父子凶逆，应当伏诛。”惠帝于是派尚书袁敞持节赐司马伦饮金屑酒而死，其四子亦被诛杀。

怀帝司马炽

晋武帝司马炎总共生了 25 个儿子，司马炽是最小的一个。武帝临死前一年，将他封为豫章王。八王之乱期间，他洁身自好，不问世事，闭门读书，专心于史籍，因而颇有声望。永兴元年（304）十二月，河间王司马颙废掉皇太弟成都王司马颖时，武帝 25 子已仅剩 4 人，司马颖被废，司马颙只能在吴王司马晏和司马炽中挑选一个，司马晏庸碌无才，于是就立了司马炽为皇太弟，作为法定接班人。

光熙元年（306）十一月，惠帝食饼中毒身亡，司马炽继位。

怀帝即位之初，遵照旧制，在太极殿东堂听政，每次朝会，都要和群臣讨论各种国家大事、考证经史典籍，因而颇得好评。许多大臣说：“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但治乱世，需要有拨乱反正的大才，怀帝虽然为人正派，谦虚谨慎，精通经史，却缺乏实际的统治经验和魄力，因此，不可能力挽狂澜，扭转已经混乱不堪的政局。

这时，动乱正在全国各地继续发展。怀帝即位的当年，琅邪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身份，从下邳移镇

建业（今江苏南京），开始在江南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已经大量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不甘心忍受晋朝贵族官僚的压迫，也纷纷起来反抗。汲桑和羯族石勒起兵攻破了邺城，晋兖州刺史苟晞过大小 30 多次战争，死了 10000 多人，才将他们打败。朝中是东海王太傅司马越专权，怀帝并无多大实际权力。

怀帝即位的第二年（308）十月，匈奴族刘渊又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公然和晋朝皇帝唱起了对台戏。石勒和王弥在起兵失败后，先后投奔了刘渊，并且迅速恢复了活力。石勒的军队在永嘉三年（309）已发展到十万多人，几次兵临洛阳，几乎破城。

永嘉四年（310）十月，再次遭到刘曜、王弥、石勒军队攻掠的洛阳，缺兵少粮，形势恶化。司马越不得不发羽檄征调四方之兵入援京师，怀帝也亲自叮咛派出去的使臣：“告诉他们，马上发兵还有救，晚了就来不及了。”然而，一则是司马越的专权行径，早已使朝野上下大失所望；二则是各地方正自顾不暇，因此，竟没有一个发兵到洛阳来。

永嘉五年（311）二月，曾经受到司马越排挤的苟晞发出檄文，历数司马越罪状，声讨司马越。怀帝早就讨厌司马越专权，尤其是留守洛阳的司马越亲信何伦等人，专事抄掠王公贵族，逼辱公主，无恶不作，人人憎恨。苟晞既然敢于出头，怀帝自是求之不得，便秘密赐予手诏，命他讨伐司马越。双方多次文书来往，司马越不免有所风闻，便派骑兵在成皋一带巡逻，果然截获了苟晞所派的使臣和怀帝诏书。于是，双方公开交战。司马越忧愤成疾，于三月间死于项城（今河南沈丘）。部将王衍等率兵带着司

马越的尸体返回东海封国安葬。四月间，队伍行至苦县（今河南鹿邑）的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县东北），被石勒率轻骑追上，石勒以骑兵围而射之，晋军将士自相践踏，王公士庶十余万人无一幸免。石勒将司马越剖棺焚尸，扬扬得意地说：“此人乱天下，我为天下人报仇！”司马越是八王中最后出来专权的一个，他大概没有想到，死后还要受辱，比之先死诸王，命运更加悲惨。

留守洛阳的何伦等人得知司马越死去，急忙带司马毗和宗室⁴⁸王向东海封国撤退，中途也被石勒消灭。

洛阳城由于几遭兵灾洗劫，城内粮草早已抢掠一空，这时已经到了人吃人的程度，百官也逃走了十之八九。怀帝也想出逃，可是既无卫队，又无船只，只得在左右侍从引导下，徒步走出西掖门，却遭到盗贼的洗劫，无法继续前行，不得不返回宫中。

六月中，刘曜、王弥、石勒联军又攻陷洛阳，俘怀帝并纵兵大掠，杀人三万，掘晋诸帝陵墓，焚毁宫殿官府，使魏晋以来花费无数民力和资财，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才建设起来的这个庞大城市，又一次化为灰烬。

怀帝司马炽被送往平阳（今山西临汾），汉主刘聪封他为左光禄大夫，平阿公。第二年（312）二月，又改封为会稽郡公，加仪同三司。刘聪志得意满地对司马炽说：“你当豫章王的时候，我和王济去拜访你，王济曾当你的面大大表扬了我一通。你说早就听说我的大名了，还送给我柘木做的弓和银制的砚，你还记得吗？”司马炽一付奴相地说：“臣怎么敢忘呢！可惜当时没能早识龙颜！”刘聪又问：“你家骨肉兄弟为什么要如此自相残杀？”司马炽媚态十足地说：“大汉将要应天受命，所以为陛下自动扫除，此乃天意，非人力所能挽回。何况，臣家里要是都能和睦相处，

守住武帝创下的基业，陛下又怎么能得到它呢！”这番奉承话刘聪自然听得高兴，于是，将自己宠幸的女子之一小刘贵人赏给司马炽为妻。

永嘉七年（313）正月初一，汉主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让司马炽穿着青衣给大家斟酒。晋旧臣庾珉等见怀帝遭受此等侮辱，伤心得号啕大哭起来，刘聪十分恼火。到了二月初一，便将晋旧臣庾珉等十余人全部杀害，怀帝司马炽亦被毒死，时年 30 岁。

愍帝司马邺

永嘉五年（311）六月，匈奴族建立的汉国皇帝刘聪派兵攻破洛阳，将晋怀帝俘往平阳。晋朝的一些文武大臣或是出于忠心，或是出于野心，纷纷推出一位皇室成员作为招牌，发展势力。其中，只有荀藩在密县（今河南密县）得到了成功。

荀藩最初推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可是，司马睿正忙于经营江南，对收拾北方残局不感兴趣，荀藩只得物色别的皇室成员。正在此时，秦王司马邺从洛阳出逃，到了密县，荀藩见到这位 12 岁的小外甥，喜出望外，立刻将他供奉起来，随后便转移到了许昌。

这时，中国西部也正在经历一场大灾难。刘曜攻破洛阳之后，随即又挥师西进，于永嘉五年（311）九月攻陷长安，杀了镇守长安的晋南阳王司马模。战争加上天灾，使关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遍地都是白骨，一百个人中只有一、二个人能够活下来。姓遭了殃，刘曜却得了福，他被汉主刘聪封为车骑大将军、雍州牧，镇守长安。

不过，刘曜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晋朝的臣民并没有停止抵

抗。南阳王司马模被杀以后，他的部下冯羽太守索琳等率众五万进军长安，雍州刺史曲特、新平太守竺恢和扶风太守梁综立刻率众十万与之会合，经过大小数百次战争，大败刘曜，声势大振，关中各地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纷纷响应。

这时荀藩依靠的大将阎鼎听说关中形势大好，决定带着司马邺入关，占据长安，以号令四方。荀藩等人都是山东人，不愿西去，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挡不住阎鼎，便在路上开了小差。阎鼎等在长安立司马邺为皇太子，总管一切政务，实际行使宰相职权。永嘉七年（313）四月，晋怀帝司马炽在平阳被刘聪毒死的消息传到长安，司马邺遂正式即位，称愍帝，改元建兴。

愍帝司马邺，字彦旗，生于永康元年（300），是晋武帝的孙子，其父为吴王司马晏，邺因出继于秦王司马柬，故袭爵为秦王。9岁时被封为散骑常侍、抚军将军，13岁立为皇太子，当皇帝时只有14岁，当时的长安城，刚刚经过浩劫，满目荒凉，户不过百，蒿草和荆棘多得像森林，政府和私人的车乘加到一起只有四辆，朝廷百官既无官印，也无朝服，连执板也是临时锯些桑木板写上个官号凑付着用。小皇帝不管事，军国大事全由卫将军、领太尉索琳负责。为了扭转长安被少数民族势力威胁的状态，小皇帝几次下诏令，以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都督陕西诸军事，琅邪王司马睿为左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让幽并二州的地方官和左右丞相各帅精兵劲卒，分别进攻平阳、洛阳和入卫长安。然而诏书等于一张废纸。司马睿以刚刚平定江南，无暇北伐为理由，拒绝出兵。至于其他各地，也都拥兵自重，谁也不愿为这个末代皇帝卖命。

建兴四年（316）八月，刘曜再次围攻长安。附近各郡只有

少数领兵来救，屯于灊上，见刘曜兵多势盛，都不敢继续靠近。总管长安及以西军事的右丞相司马保也派部将胡崧率西部诸郡兵入援，在长安城西四十里的灵台击败刘曜之兵，但因与阎鼎、索琳早有矛盾，便屯兵渭北，不愿再进。刘曜见各路晋军均观望不前，便全力攻城，旋即攻陷外城，愍帝君臣退守小城。此时，城中既无粮，又缺兵，一斗米卖到黄金二两，大部分人不是饿死，就是逃走。只有几千名凉州兵仍在克尽职守，毫不动摇。后来，愍帝也断了粮，阎鼎遍找皇家仓库，总算找到几十块酒曲，让人把它碾成碎末，做成粥汤给皇帝充饥。不久，连这点东西也吃光了。这时已是十一月，隆冬时节，天寒地冻，又挨饥受饿，自然不是滋味。愍帝实在受不了，哭着说：“如今已是穷途末路，又没有救兵，还是投降了吧。”派人与刘曜联系好之后，愍帝便于十一月十一日在群臣的哭泣声中，出长安东门向刘曜投降。西晋遂告灭亡。

愍帝司马邺被送往汉国都城平阳，汉主刘聪封他为光禄大夫，怀安侯。从此，这位亡国之君开始了他的屈辱生活。刘聪出去打猎，他得穿上戎装，拿着戟在前面开道。沿途百姓有认识的，往往指着他说：“这就是从前在长安的天子！”于是人们便围观起这个末代皇帝来。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他得去斟酒、刷酒具。刘聪上厕所，他得拿着便桶的盖。每逢见到这种情景，晋朝旧臣便只能在旁边落泪，还不敢哭出声来。有一次，尚书郎辛宾实在悲愤之极，站起来抱住司马邺放声大哭，立即被刘聪杀掉。司马邺虽然忍气吞声，苟且偷生，刘聪却还是不能留他活命。东晋建武元年（317）十二月，这个末代皇帝和他的前任一样，在平阳被毒死，时年18岁。

元帝司马睿

东晋元帝司马睿（276——322），字景文。为司马懿曾孙，琅邪王司马觐之子。十五岁时继承父爵为琅邪（治开阳，今山东临沂县北）王。时值西晋惠帝之时，朝政腐败，王室混乱。司马睿恭俭退让，与世无争。不露锋芒，以求免祸。故而当时之人对他并未特别看重。只有侍中稽绍对人说：“琅邪王相貌不同寻常。前途无量，不会久在人臣之位。”

一、移镇建业 王导主政

惠帝元康二年（292），司马睿为员外散骑常侍、累迁左将军。他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世家大族王导成为至交。王导是很有见识的人。看到西晋诸王同室操戈，人民不断起义，朝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又见司马睿颇有政治才干，就每每劝他早日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国琅邪去，观天下之变，以图大业。

司马睿的封地琅邪国与司马越的封地东海国相邻。司马越

一度掌握西晋政权。司马睿是他的党羽。在他率军北上参加宗室混战时，就把自己的后方军事根据地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交给司马睿镇守。加司马睿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的头衔。其后，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的军事势力日益发展。北方局势日益恶化。而下邳又是“四战之地”，不易防守。司马睿遂采用王导的计谋，请求司马越允许他移镇建业（今江苏南京市）。当时在洛阳掌握西晋政府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和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王衍，也打算在江南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以后的退步之地，遂欣然同意。于永嘉元年（307）七月，迁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业。司马睿移镇江东的同时，因北方战乱不已，大批北方流民向江南迁徙，形成南迁狂潮。司马睿任安东将军后，立即请他的密友、智囊人物王导作为安东司马，为他出谋划策。到永嘉五年（311）五月，司马睿进位镇东大将军。成为江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永嘉六年（312）八月，阎鼎等拥立秦王司马邺为皇太子。建兴元年（313）四月，闻知怀帝已死，即拥立司马邺为帝，是为愍帝。为避愍帝讳，建业城改名建康。建兴四年（316）十一月，刘曜攻破长安。掳走愍帝，西晋灭亡。

司马睿移镇建邺后，由于缺乏威望，吴人对他不理睬。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有人来拜见他。司马睿甚为尴尬和失望，王导亦很着急。恰巧王导表兄王敦来，王导对他说：“琅邪王仁德虽厚，但名望犹轻。兄威名远震，请你帮助宏扬威德。”于是商定在三月三日民间节日，为琅邪王大事宣扬一番。按民间习俗，这一天，男女老幼均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此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声名卓著的王导、王敦及许多名流贤达，骑着骏马毕

恭毕敬地簇拥着乘坐肩舆的司马睿。在威严的仪仗陪伴下，到水边观看。江东世家大族的头面人物纪瞻、顾荣，在人群中见了这大队人马，十分惊奇。才带头拜於道左。归来后，王导又向司马睿献计说：“现在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王在江南草创基业，当务之急是网罗人才。顾荣、贺循是江东土著大族，应罗致来以结人心，只要这两人倾心拥戴大王，其他人自然望风而归服。”司马睿十分赞赏这些意见，派王导敦请顾荣、贺循。二人十分高兴地应命而至。于是江南土著地主阶级皆表示拥护司马睿。北方侨迁来的世家大族更是司马睿政权的主要支柱。当黄河流域大批士人渡江南下避乱时，王导力劝司马睿选取其中有才干的士人，为自己正在草创的政权服务。并妥善安置南下的世家大族及其宗族、部曲、佃客，以确保南迁世家大族的利益。北方的世家大族和南方的土著世家地主就联合起来，支持司马睿。加之南方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和凭恃长江天堑的优越地理条件和防卫条件，使他得以在江南成功地建立了侨寓的东晋政权。当然，这与司马睿个人的政治才干也分不开。琅邪王司马睿是与西阳王、汝南王、南顿王、彭城王同时渡江南下的。他们同是宗室藩王，而只有司马睿创建了江南的政权。故当时有童谣说：“五马齐渡江、一马化为龙”。五马即司马氏五王。一马化为龙，比喻只有其中的琅邪王成为皇帝。

建武元年（317）三月，司马睿即晋王位。次年三月，愍帝被害的凶讯传到建康。百官请上尊号，司马睿略作姿态，于三月十日即皇帝位，为晋元帝，改元太兴，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

在司马睿创业江南的过程中，南来的世家大族王导兄弟起了重要作用。司马睿始镇江东，王导与从兄王敦同心翼戴，司马

睿亦推心任之。王敦总管征讨，于永嘉五年（311）为扬州刺史，加都督征讨诸军事，曾多立大功。王导录尚书事，专掌机要大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故当时人说：“王与马，共天下。”司马睿在即位大典上，心中着实感激帮助他开创基业的王导兄弟，命王导到御座上和他共坐。对这一超乎寻常的宠遇，王导一再推辞，说道：“太阳高悬，才能光照天下。如果下同万物，苍生如何仰望！”说得司马睿十分受用，这才不再勉强他来同坐。

司马睿登基得意之时，没有忘记向他劝进的人。赏赐劝进的官吏，每人加位一等。百姓在劝进书上签名的，共二十余万人，皆安排吏职，散骑常侍熊远进谏说：“还是按汉朝的老规矩为好。皇帝即位，民赐爵一级。不要单单赏赐劝进之人。”司马睿不允。

二、无意北伐 王敦专制

东晋是偏安于江南一隅的政权。当时，黄河流域广大国土被许多少数民族贵族占领和统治。政权的更迭如同走马灯一样来去匆匆。广大汉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忍受着战乱、掳掠、杀戮的灾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他们盼望东晋北伐，恢复统一。在当时那种分裂对峙时期，国家统一是广大人民的强烈要求。由东晋封建政权去统一文化落后的、由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更加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北伐和统一，是历史赋予东晋政权的光荣任务。但是司马睿的东晋政权却志如燕雀，目光短浅。醉心于内部争权夺利；沉湎于新政权带来的安逸和享乐；苟安于江南的形胜之地。对北方人民的哀号和呼唤充耳不闻。尤其是司马睿，唯恐北伐不利，动摇他苦心经营的基业，

故对北伐消极、冷漠、敷衍塞责，只发发檄文而已。

建兴四年（316）十一月，汉国大司马刘曜攻破长安，愍帝被俘。身为西晋丞相的司马睿得知后，躬擐甲冑，全身戎装，帅师露宿，移檄四方。宣称指日北伐，为愍帝报仇雪耻。然后，却以漕运失期，军无粮草为借口而不了了之。将督运令史淳于伯作替罪羊，斩首以塞天下耳目。

建武元年（317）六月，司马睿又一次传檄天下，宣称“石虎敢帅犬羊之兵，渡黄河荼毒百姓。今派遣琅邪王率军卒三万前往讨贼。”俨然真要北伐。但事过不久，即召司马衷还建康。

在苟且偷安之风弥漫于上层人物的东晋，北伐志士真是凤毛麟角。对他们的斗争，司马睿也是极力限制。爱国将领祖逖痛心于山河破碎，社稷倾覆，常怀光复之志。他劝司马睿说：“晋室之乱，实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流毒中原，遗黎涂炭，人人有奋击之志。大王如能命将出征，豪杰之士必踊跃响应。则失地可复，国耻可雪。”并一再请纓北伐。司马睿不得不以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但只给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不给军队，让他们自行招募。祖逖却并不气馁。他毅然带领部曲、亲族百余家，渡江北上。冶铸兵器，募得二千余人，多次大败石勒的军队。不久，即全部收复黄河以南的国土，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太兴三年（320）七月，东晋朝廷不得不下诏加祖逖为镇西将军，但仍不给予实际的援助。与司马睿的东晋朝廷相反，广大人民积极响应和支持祖逖。后赵统治下的许多地区，多叛后赵而归祖逖。正当祖逖准备越过黄河，扫清冀朔之时，元帝却于太兴四年（321）七月，派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名为讨胡，实际是牵制祖逖，并防备王敦。戴渊徒有虚名而无远见

卓识，不识军机而骄傲自大。祖逖要受他的统领，被他掣肘，自然快快不快。又得知王敦与戴渊矛盾十分尖锐，内难将起。陷此困境，他的北伐势必夭折。壮志难酬，抱恨发病，于同年九月死于雍丘。

王敦出身世家大族，娶司马炎之女襄城公主为妻。曾任青州刺史，后转为扬州刺史。为东晋立国的功臣。任统帅全力经营长江上游，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镇守武昌，即掌握了上游军队。长江上游为甲兵所聚。其经济和军事力量，有控制下游的可能。上游的镇将往往因军事、经济优势，孕育野心，威逼国都所在的下游。王敦控制上游大权后，政治野心与日俱增，逐渐威胁东晋朝廷。司马睿自感危机，慌忙调兵遣将，暗作军事部署，充实中央的军事力量。任命戴渊、刘隗为军事统帅，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泗口（泗水入淮之口，今江苏清江市西南）。以北讨石勒为名，一面防御王敦，一面牵制祖逖。祖逖死后，王敦认为无人是敌手，遂于永昌元年（322）正月，举兵於武昌，以讨刘隗为名发动叛乱。声称：“奸臣刘隗必须斩首。其头朝悬，诸军夕退。”王敦党羽沈充，同时在吴兴起兵以为配合。王敦兵临芜湖。元帝大怒，下诏说：“王敦竟敢如此狂逆，把我比作太甲，欲加幽囚。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要亲帅六军，以诛大逆。有杀王敦者，封五千户侯。”

二月，元帝征调戴渊、刘隗入卫建康。王导帅子侄 20 余人请罪。王导请罪说：“乱臣贼子，历代都有。想不到今天出在臣族之中。”元帝非但不怪罪，反而加意劝慰、笼络。

三月，司马睿以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加戴渊骠骑将军。以刘隗率军守金城，以右将军周扎率军守石头城。元帝披甲戎装，亲

帅军队驻于郊外。王敦帅叛军，一路披靡，势如破竹，很快打到石头城下。首先猛攻周扎军。周扎开门投降，王敦占据石头城。元帝忙命刁协、刘隗、戴渊等率军去攻夺石头城，但均大败。刘隗逃往后赵。元帝无奈，只得让百官到石头城去看望王敦。王敦得意而又心虚地问：“天下之人，如何看待我的举兵？”戴渊献媚说：“只看表面，认为是叛逆。如能体察诚意，当认为是忠于国家之举。”王敦高兴地笑道：“你可真会说话。”司马睿不得不忍着怒气，给叛军首领加官进爵，以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王敦却辞而不就。

王敦因太子司马绍有勇有谋，为朝野所信重，想诬以不孝而废之。百官皆不从，只得作罢。王敦将周扎、戴渊杀死，也不朝见司马睿，于四月回到武昌，遥控朝政，为所欲为。四方贡品多入其家，将相皆出其门。王敦自领宁、益二州都督。并以王邃为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守淮阴。以王含都督沔南诸军事，领荆州刺史。军政大权皆集于其兄弟之手。

司马睿眼睁睁地看着王敦飞扬跋扈，逼辱朝廷，却无可奈何。史称元帝“恭俭有余而明断不足，故大业未复而祸乱内兴。”他没有平定王敦之乱的才干，遂忧愤成疾，于永昌元年（322）闰十一月抱恨死去。时年 47 岁。葬于建平陵，庙号“中宗”。

明帝司马绍

东晋明帝司马绍（298——325），字道畿。元帝司马睿长子。其母荀氏，很可能是鲜卑人。生明帝和琅邪王司马裒。司马绍长大后，有着黄黄的胡须，酷似燕代一带的鲜卑人。司马绍自幼聪慧异常，元帝十分喜爱。

建兴（313——316）之初，司马绍任东中郎将，镇守广陵。司马睿为晋王后，被立为王太子。太兴元年（318）三月，被立为皇太子。

司马绍有文武才干，礼贤下士。喜交宾客，雅好文章。与当时名臣王导、庾亮、温峤、桓彝等人，都有亲密友好的关系。曾与王导辩论学问经义，王导辩不过他。又好习武艺，善于抚慰将士，很得朝野士庶的拥护。

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于武昌举兵叛乱。三月，叛军占领石头城。太子司马绍登上战车，要率将士与王敦决一死战。中庶子温峤认为是冒险取败，坚决劝止。并抽剑斩断马脖子上的皮套，使战车不能启动，司马绍只得作罢。

王敦控制朝廷以后，对太子司马绍的才干和威望十分忌恨，

想加上不孝的罪名把他废了。王敦大会百官，声色俱厉地问温峤：“皇太子有何德行？”温峤沉静地回答：“大海之深，难以斗量。胸怀远大者，非气量狭小的人可以度量。以圣人之礼衡量，太子堪称为孝。”众人无不赞同。挫败了王敦欲废太子的阴谋。

王敦叛乱得逞后，一手把持朝政，飞扬跋扈，炙手可热。司马睿愤愤不平，患病死去。永昌元年（322）十一月，司马绍即位，是为明帝。

王敦图谋篡位，讽喻朝廷征他入朝。明帝为稳住王敦，欣然答应，并亲手书诏，征王敦入朝。加黄钺、佩剑等特殊仪仗，给予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特殊荣誉。王敦遂移镇姑熟，自领扬州牧。

太宁元年（323）六月，明帝立妃庾氏为皇后。以皇后之兄庾亮为中书监。

少年王允之，为王敦之侄，聪明可爱，王敦很喜欢他，常带在身边。一天，王敦与王允之夜饮，允之略饮几盅，不胜酒力，自去先睡。王敦遂与心腹钱凤密商谋叛之事，恰好被王允之听到。为了防止王敦杀人灭口，他故意在床上吐得狼藉不堪。王敦想起还有个孩子在身边，忙去看是否睡着。见他卧在吐污之中，才不怀疑。后来，王允之请求回去看望父亲，王敦应允。他急忙把王敦与钱凤的谋画，告知其父廷尉王舒。王舒与王导马上向明帝报告。明帝立即预为防备。

正当王敦加紧准备再次起兵时，患了重病。太宁二年（324）五月，他忙擅以朝廷的名义，拜侄子王应为武卫将军作自己之副；以兄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钱凤对王敦说：“大将军万一有个山高水低，是不是以王应继承大事？”王敦沮丧

地说：“非常之事必须非常之人才能承当。应儿年少，哪里能担当这样的大事！我死之后，你们解散兵将，归身朝廷，这是上计；退还武昌，收兵固守，奉事朝廷，进献不断，这是中计；趁我未死，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大兵东下，直捣建康，这是下计。”钱凤对死党们说：“王公下计，乃是上策！”遂与沈充商定，加快叛乱起事。

明帝已密知王敦一伙将再次举兵叛乱，他不能忍容王敦像对他父亲元帝那样为所欲为，王敦胆敢起兵，一定要予以镇压。为了做到知己知彼，他决定亲自到王敦军营中侦察。遂换上普通人衣服，乘巴滇骏马，偷偷来到王敦驻军的地方仔细察看营垒和兵力部署。明帝正察看时，有的军人对这位不寻常的青年人起了疑心，向王敦报告。王敦正在睡午觉，听了军人对来人相貌的描述大吃一惊，道：“必是那位酷似外公的黄须鲜卑儿来偷看我的军营。”于是，立即派五名骑将追赶明帝。这时明帝已察看军营完毕，快马加鞭而去。跑了一阵以后，来到一个镇上。马遗屎，他即以水灌泡，使其迅速冷却。见路旁有一家旅店有位卖食品的老大娘，明帝将七宝鞭交给她，说：“后面骑将追来，可将此鞭给他一观。”说罢策马而去。不一会，骑将追来，问老大娘：“可曾见到一黄须儿逃走？”老大娘答道：“早已去远了。”并把鞭拿给他们观看。五位骑将哪里见过这般镶嵌着宝玉的珍奇鞭具，忙围上来仔细观看，啧啧赞叹。又见马粪已冷，真以为已经跑远了，遂不再追赶，明帝得以安全脱身。

明帝在掌握了王敦的情况后，决心讨伐王敦。为了瓦解叛军、鼓舞官军，王导宣布王敦已死，带领子弟为王敦发丧，人们信以为真，鼓舞了斗志。明帝下诏宣示王敦罪状，宣布亲征其余

党钱凤之流。诏书说：“朕亲统诸军，讨伐钱凤。有能杀钱凤送其首者，封五千户侯。诸文武官员被王敦所授用者，一概不问。王敦之军士，单丁在军者，均遣归家，优待终身。其余的与假期三年，休假完毕归来，与宿卫官兵同样信任，同等对待。”此诏下达，对王敦一伙，在政治上的打击甚大。王敦见到诏书，气得火冒三丈。怒气伤身，病情加重，不能带兵进攻朝廷。王含说：“这是我们家里事，责无旁贷。还是我跑一趟吧！”王敦遂以王含为元帅，于同年7月与钱凤、周抚、邓岳等率水陆五万人，向京城建康进攻，并上疏朝廷，以诛杀奸臣温峤等为口实。叛军来势汹汹，很快打到江宁南岸（即秦淮河南岸）。明帝亲帅诸军加强防卫。又派遣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等帅敢死壮士千人于夜间渡河，乘敌不备，进行突袭。第二天凌晨，战于秦淮河南岸的越城，大破王含军，斩其前锋将何康。

王敦得知王含初战已败，气急败坏，在病床上骂道：“我兄真是无用老婢！大事去矣！”对守护在身边的参军吕宝说：“我当拼上老命，抱病前往指挥。”说着，挣扎着起床。但因病重力竭，又重重地倒下，只得作罢。喘息一阵之后，对其舅少府羊鉴和王应说：“我死后，应儿马上即位当皇帝，先立朝廷百官，然后再料理我的葬事。”嘱咐完毕，两腿一蹬死去。王应秘不发丧，以席裹尸，外面涂蜡，埋于厅内地下，随后便与狐群狗友日夜纵酒淫乐。

七月，兖州刺史刘遐、临淮太守苏峻等帅援兵万人来到京城，此时，沈充、钱凤等已率叛军渡秦淮河，打到宣阳门。刘遐、苏峻遂率军自南塘横击，大破叛军，叛军投水死者达三千余人。刘遐又在附近的青溪大破沈充军。王含等见势不妙，放火自烧营

地，连夜逃遁。官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明帝发布大赦令，以瓦解叛军官兵，惟有王敦死党不在大赦范围之内。又命庾亮督苏峻等追沈充于吴兴，命温峤督刘遐等追王含、钱凤于江宁。王含、王应父子乘单船向荆州投奔王舒，王舒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父子投于江中淹死。沈充败归吴兴，迷失道路，误入过去的部将吴儒家中。吴儒诱骗他躲到夹壁中，笑着对他说：“三千户侯我可以垂手而得了。”沈充后悔上当，哀求道：“你不必贪求封侯，如能救我，我宗族势大，必重重报答你。若杀我，必灭你族。”不管他如何威胁利诱，吴儒不听，还是杀了沈充，传首京师。钱凤败后，逃到卢州，被王敦宁远将军、寻阳太守周光逮捕，旋亦被杀。王敦已死，又被掘墓暴尸，斩首示众。

明帝以弱制强，终于平定内乱，巩固了东晋政权。他有勇有谋，很想有一番作为，可惜天不假寿，第二年（325）闰八月，便因病死去，年仅 27 岁。葬于武平陵，庙号“肃宗”。

成帝司马衍

东晋成帝司马衍（320——342），字世根，明帝司马绍长子。太宁三年（325）三月，被立为皇太子。同年闰八月，明帝死，刚刚五岁的司马衍即皇帝位，是为成帝。年号咸和。群臣因皇帝幼小，奏请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并以三朝老臣司徒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壶参辅朝政。但大权皆掌

握在成帝的舅舅庾亮手中。

元帝在世时，信任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和右卫将军虞胤。让他俩典掌禁兵，在宫廷内值班警卫。宫门锁钥，都交他们掌管。庾亮、王导很不满意。当明帝生病时，庾亮夜里送表奏，向司马宗要入宫的钥匙，司马宗不给，叱责他说：“这是皇宫，难道是自家的门户吗！”庾亮更加愤恨他了。明帝病重时，不愿见人，不让群臣进见。庾亮怀疑司马宗和虞胤有意作乱。明帝死后，庾亮大权在握，就开始报复打击司马宗等人，夺了他们的兵权。司马宗等难免心怀怨望，打算解除庾亮职权。结果，庾亮先下手为强。当御史中丞钟雅劾奏司马宗谋反时，马上派右卫将军赵胤带兵逮捕司马宗。司马宗拒捕，被赵胤杀死。庾亮又把他的三个

儿子废为庶人。将大宗正虞胤左迁为桂阳太守。司马宗是汝南王司马亮之子，是皇帝宗室近属，位势显赫，而庾亮竟然随意灭除。这样做，大失人心，亦使朝臣人人自危，惊恐不安。而且，诛杀宗室大臣这样的大事，庾亮竟然不向成帝奏明。过了许久，成帝偶而想起白发苍苍的南顿王司马宗，问庾亮道：“往常那位白头公怎么不见了。”庾亮回答：“因谋反罪被杀了”。成帝想起父亲与白头公的交情，对庾亮擅杀大臣十分反感，一边哭泣一边说：“舅舅说人家作贼，便把人杀了。如果人家说舅舅作贼，那又该怎么样呢！”成帝虽然小小年纪，但说的几句话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庾亮理亏心虚，无言以答，吓得变了颜色。

庾亮专权，他的弟弟庾怿、庾冰、庾条、庾翼，或为朝中高官，或为地方大员，互为势援。庾怿凭恃权势，竟将毒酒送给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警觉，怀疑其居心不良，便给狗饮酒作试，狗饮后当即口鼻流血而死。王允之惧怕难逃其毒手，只得向成帝密奏。成帝十分生气，发怒道：“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又要如此作恶吗！”庾怿见阴谋败露，成帝震怒，遂饮毒酒自杀。

在成帝短暂的一生中，长期作舅舅庾亮的傀儡，短期作叛臣苏峻的囚徒。而苏峻的叛乱，与庾亮的专权和错误措置又有直接关系。

咸和三年（328）正月，平素与司马宗关系密切的临淮太守苏峻率祖涣、许柳等挥兵二万人，以声讨庾亮为名，发动了叛乱。自横江渡长江进攻建康（今南京）。二月，庾亮又拒绝正确意见，在抵御时处处失着。苏峻的叛军遂一路推进，攻入都城，纵火烧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庾亮所帅之众即皆溃散。庾亮与弟庾怿、庾条、庾翼等，遂置小皇帝于不顾，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前往寻阳投奔太守温峤去了。

苏峻攻占建康后，自任骠骑将军、录尚书事。以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因王导素有声望，名义上还让他居本官。府库里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和其他财物，尽被苏峻任意挥霍。而太仓只有剩下的几石米，维持成帝的生活。

庾亮等人逃到寻阳，与温峤商量，起兵讨伐苏峻。派人到荆州，请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诸州，专制长江上流的陶侃共赴国难，陶侃应允，于五月率军至寻阳，与庾亮、温峤起兵四万，同向建康进发。苏峻把小皇帝司马衍作为筹码紧紧抓在手中，下令把成帝迁到石头城。司徒王导百般阻止，苏峻不予理睬，喝令大臣拥成帝上车。成帝惊惧不已，悲戚哀愁，不禁哭泣起来。不得已爬上车，宫人们一片恸哭。

成帝一行人到达石头城后，苏峻命腾出一仓库库房，作为行宫，让成帝栖身。苏峻每日都到成帝住处看看，恶言恶语，肆无忌惮。只要这位凶煞神来了，成帝总是心惊肉跳。护侍成帝的几位大臣也都提心吊胆，怕苏峻加害成帝。

司徒王导奉太后之诏，密令三吴（吴郡、吴兴、会稽）起义兵勤王。会稽内史王舒、吴兴太守虞潭、吴国内史蔡谟等皆起兵响应。苏峻派将一一拒战，互有胜负。

叛军与援救成帝的官军相峙数月之后，九月二十五日，陶侃督水军猛攻石头城。苏峻以八千人迎战，派其子苏硕及其将匡孝分兵冲向赵胤军。赵胤军抵挡不住，向后败退。苏峻正酒醉，高兴地嚷道：“匡孝能破贼，难道我不如匡孝？”一面嚷着，遂脱离大军，与数骑冲向敌阵。区区数骑当然难以攻入敌阵，忙向后撤。不料马蹶，将苏峻掀翻。晋军蜂拥而上，将他斩首，割肉焚骨，

以泄其愤，三军欢声雷动。叛军见首领已死，遂大溃。苏峻之弟苏逸，收集败兵，闭城自守。

成帝司马衍等人虽然处在叛军的严密拘禁中，还是得知官军获胜、苏峻被碎尸万段，心中抑制不住喜悦，不时交换一下会意的眼光。同时，又更加担心叛军狗急跳墙，对实为阶下囚的成帝君臣下毒手。右卫将军刘超、侍中钟雅等人秘密商量奉成帝逃离魔窟，可惜事泄，苏逸大怒，命兵突入仓房行宫，逮走刘超、钟雅。成帝不顾一切地悲号着抱住刘超、钟雅，哭道：“还我侍中！还我右卫！”兵士如狼似虎一般扑上来，从成帝手中夺走刘超、钟雅，挥刀斩杀。

咸和四年（329）二月，诸军猛攻石头城，苏逸被斩。建威长史滕含的部将曹据在混战中，找到缩于一角、瑟瑟发抖的成帝。抱起小皇帝，奔向温峤的座船。群臣见成帝，皆痛哭流涕，顿首请罪，成帝也满面含泪，哽咽难语。他想到刘超、钟雅死得悲惨，未能亲见叛军的覆灭，更加感伤。

经苏峻之乱，宫阙尽为灰烬。成帝从石头到建康，只得以建平园为行宫暂居。温峤建议迁都豫章，三吴豪族请迁都会稽，王导力排众议，反对迁都，朝廷才在破败的建康安顿下来。

苏峻之乱平定后，庾亮十分敷衍地表示谢罪。成帝却亲手写诏书宽慰他说：“这是国家社稷的劫难，并非舅舅的过错。”还让他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为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芜湖。庾亮以外戚辅政，措施失当、促成叛乱，使京都破败，朝廷几致倾覆，不但不给予罚惩，反仍给以政柄军权，成帝与辅政大臣王导等实在视国家大政为儿戏。

成帝于咸康元年（335）正月即已行加冕礼，改元，按说，应

从此亲政。但他长期受制于舅氏，没有独立从政，又缺乏雄武的气概，所以在治国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尚可称道的是，用度节俭，不务奢华。曾想在后园建一射堂，预算要用四十金，成帝惜其劳费，下令取消了建堂计划。这也许与他身历苏峻之乱、备受艰难不无关系。

咸康八年（342）六月，成帝病死，时年 22 岁。葬于兴平陵，庙号“显宗”。

康帝司马岳

咸康八年（342）六月，成帝病重将死。执掌朝政的中书令、帝舅庾冰，恐成帝的儿子继位，他的亲属关系将疏远一层，影响其权柄。打算让成帝的同母弟继位，他的帝舅关系不变，在朝廷中的权势和地位即可稳固无虞。于是，他再三强调，国家面临强敌，宜立年长之君。庾冰此论堂而皇之，不无道理。成帝已是气息奄奄，无能为力，只得依从。成帝的儿子皆在童稚，就自然被排除在继承人之外了。庾冰请以成帝同母弟司马岳为帝位继承人。中书令何充反对，说：“父子相传，是千古定规。一旦改变，会酿成祸乱。”庾冰不听。朝廷按庾冰的意旨，下诏立司马岳为皇位继承人。以庾冰、何充为顾命大臣。几天之后，成帝病死，司马岳继位。何充因在立帝问题上与庾冰有隙，司马岳继位后，自动请求外出到徐州任刺史。

康帝在位的短短两年时间里，重要的国事是小舅庾翼未成功的北伐。此时北方与东晋并存的政权中，以后赵石虎最为凶暴。石虎为了掠夺江南财富，打算亲率六军，讨伐东晋。他下令征发民丁，五人出一辆车、两头牛、十五斛米、十匹绢。办不到

的一律斩首。逼得百姓卖儿鬻女以供军需，实在无力办到的，往往自己吊死树上，令人惨不忍睹。

这时，东晋庾冰、庾翼兄弟控制朝政，自庾亮死后，庾翼为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荊州刺史，代替庾亮镇守武昌。庾翼有志于功名，以收复失地为己任，欲率众北伐石虎，庾冰亦赞同。庾翼遂派人东约燕王慕容皝，西约张骏，定期大举征伐石虎。他下令征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引起百姓怨愤。康帝遣使要他停止，但庾翼违诏，擅自发兵四万，于建元元年（343）九月自武昌出发。康帝在庾冰的授意下，不得已下诏加庾翼都督征讨诸军事。又命庾冰都督荆、江、宁、益、梁、交、广七州诸军事，领江州刺史，镇武昌，为庾翼继援。征徐州刺史何充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辅政。以琅邪内史桓温为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以褚裒为卫将军、领中书令。

这时，石虎也在加紧征兵。到建元二年（344）正月，后赵诸州集兵百余万人。石虎颇信巫术，因太史令占卜后说不宜南行，石虎才停止了向东晋的大规模进攻。

同年九月，²³岁的晋康帝还没有看到北伐取得多大进展，便因病死去，葬于崇平陵。

穆帝司马聃

建元二年(344)九月康帝病重时，庾冰、庾翼兄弟打算以元帝司马睿的小儿子司马昱继承帝位。但中书监何充建议立康帝之子司马聃。康帝自然愿意。遂立司马聃为皇太子。过了两天，康帝死去。何充遂根据遗诏奉年仅2岁的司马聃即位，为穆帝，由皇太后临朝摄政。

永和元年(345)正月，皇太后在太极殿幕帷后，怀抱两岁的小皇帝，举行登基盛典，宣布改元。四月，朝廷以会稽王司马昱为抚军大将军，参与大政。

同年七月，庾翼未及北伐，便得病死去。朝臣们商量，诸庾连续几代镇守西藩，人心安定。应照庾翼的心愿，以其子庾爰之接替父任。但何充反对说：“荆楚之地，是国家的西部门户。户口百万，地势险要，关系国家安危。让庾爰之这样的白面少年去镇守，令人担忧。”他提议：“唯有徐州刺史桓温有文武才干，英略过人，可当重任。”

丹杨尹刘惔深知桓温既有才干，又有野心。劝司马昱说：“不但不可使桓温占有险要形胜之地，还要时常抑制其权势，方

可保国家社稷安而不危。”劝司马昱亲自镇守上流，遭司马昱拒绝。他又请求自去镇守武昌，司马昱还是不同意。八月，朝廷终于以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居于东晋的长江上流重地，权重无比。

桓温娶明帝之女南康公主为妻，为东晋姻亲。此人既有雄才，又有野心。他有意于收复失地，想借北伐建功立业，提高声威，以便代晋称帝。这时，占据蜀地的李氏成汉政权日趋衰乱。桓温把握了战机，欲一举灭蜀。朝廷大臣们认为蜀道险远，桓温兵少而深入，难以取胜。刘惔却说：“桓温善于赌博。如果没有把握，他是不会下大赌注的。看来必可灭蜀。但灭蜀之后，他就要专制朝廷了！”

桓温于永和二年（346）十一月，帅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司马无忌等挥兵伐成汉。沿长江直上，亲帅步卒，仅带三日粮，直指成都。成汉国主李势战败投降。朝廷加封桓温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桓温灭蜀，名声大振，朝廷忌惮。会稽王司马昱遂用享有盛名的扬州刺史殷浩参执朝政，以对抗桓温。此时，占有中原大部地区的石赵政权内部发生剧变。永和五年（349）年底，石虎养孙、汉人冉闵杀死赵主石鉴，尽灭石氏，诛杀胡羯20余万人。次年五月，冉闵自称皇帝，建国号魏。遣使告知东晋政府：“胡逆扰乱中原，现已尽力诛之。请派遣军队来，共同扫除胡逆。”东晋朝廷，因他称帝而置之不理。鲜卑慕容氏自辽西汹汹而来，集中兵力进攻冉闵。东晋坐视不救。永和八年（352）冉魏被慕容氏所灭。

在冉魏请求支援时，桓温想乘此机会北伐，几次上表，但朝廷恐其成功，扩大权威，无法控制，遂故意拖延，搁置不议。

直至永和十年（354）二月，在外戚褚兖和扬州刺史殷浩先后北伐失败后，东晋政权才不得不同意由桓温率军北伐。桓温统率步骑四万，自江陵出发，进攻关中。在兰田大败秦兵，进至长安近郊的灞上。三辅郡县纷纷来降。百姓带着酒食前来慰劳，夹道迎接东晋官军。有的老年人激动地流着眼泪道：“想不到今日能再见到官军”。但桓温北伐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威，并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所带军粮又不足，本指望就地割麦为粮。不料苻健坚壁清野，晋军乏食。六月，桓温遂迁徙关中三千余户百姓，率军而归。

永和十二年（356）三月，羌族酋长姚襄入据许昌，然后进攻洛阳。桓温再次从江陵北伐。八月，击溃姚襄，收复洛阳。桓温多次建议移都洛阳。但偏安江南一隅的东晋朝廷无志于北还，于是，只得作罢。

第二年（357）正月，15岁的穆帝名义上开始亲政，改元升平。但这时的穆帝，仍是未经世事的少年，并不能主持国家大政。实权仍操在桓温手中。

随着年龄渐渐长大，穆帝开始懂事，然而，奢糜的宫廷生活，却使得这个年轻皇帝身体虚弱，经常闹病。因此始终未能在治国理政上有丝毫建树。升平五年（361）五月，19岁的穆帝再次得病，旋即死去。葬于永平陵，庙号“孝宗”。

哀帝司马丕

东晋哀帝司马丕（340——365），字千龄，为成帝司马衍长子。3岁即袭封为琅邪王，6岁拜散骑常侍，18岁加中军将军。三年以后，又迁为骠骑将军。升平五年（361）五月，东晋穆帝司马聃死去，无子嗣，司马丕得以继承帝位。

哀帝在位期间，桓温的势力继续扩展。兴宁元年（363）五月，已经身为征西大将军的桓温，又迫使朝廷给他加上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等显赫的官衔，成为东晋最有实权的人物。

为增加东晋的财力，改变土著与侨居户籍的赋税不均，减少社会矛盾，在桓温主持下，东晋政府在兴宁二年三月庚戌这一天下令各地实行“土断”，让北方南迁的侨民，与当地土著居民一样编入户籍，纳租服役，取消了过去给予北方侨民的优待。由于这次土断规模较大，效果显著，故史称“庚戌土断”。

哀帝虽已成年，却不以国事为意。他笃信方士之言，幻想长生不老，整日与道士炼丹，不理国政。侍中高崧谏道：“练金丹，求长生，乃虚妄之事。万乘帝王，不宜受骗”。哀帝充耳不闻，依

然继续服用方士们炼成的所谓仙丹。终致中毒，于兴宁二年（364）三月一病不起，不能处理政事，只得由褚太后再次临朝摄政。

兴宁三年（365）二月，年仅 25 岁的东晋哀帝病死于太极殿西堂。三月，葬哀帝于安平陵。

废帝司马奕

东晋废帝司马奕（341——386），字延龄。为哀帝司马丕同母弟。两岁封为东海王，12岁拜散骑常侍、镇军将军。此后，又改封琅邪王，历任车骑将军、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兴宁三年（365）二月，哀帝司马丕死去，无子嗣。皇太后下诏，以司马奕继承帝位。

司马奕虽为皇帝，但只是一个牌位，实权操纵在权臣桓温手中。此时的桓温已身兼多种要职：征西大将军、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荊州刺史、扬州牧。不过，他并没有满足，为了提高威望，代晋称帝，他要再次北伐。

太和四年（369）四月，桓温帅步骑五万，从姑熟出发，进行第三次北伐，进攻前燕，但北伐由于缺乏统筹安排，造成桓温孤军深入，而且粮储已尽，又听说前秦的军队将援救前燕。遂匆忙退兵。

桓温早有政治野心，曾抚枕叹道：“男子汉不能流芳百世，便当遗臭万年”。他本想通过北伐，建立威名，取东晋而代之。但第三次北伐之败，使名声一落千丈。桓温为此垂头丧气，无计可

施。阴险狡诈的亲信郗超，却为他揣摩好一条毒计。某夜，他俩同住在一起，郗超说：“明公权倾天下，大举北伐而一朝兵败。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难以挽回影响的。只有学伊尹、霍光，废立皇帝，方可重振雄威。”桓温早有此心，闻计大喜。两人在夜深人静的黑暗角落里，密商了推翻废帝司马奕的阴谋。

司马奕从登基为帝起，就是大司马桓温的傀儡，一直为自己的安危忧心忡忡。他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对国家大政，更不敢自作主张，唯恐越雷池一步，招致祸殃。还时常偷偷地命人占卜吉凶、预测祸福。桓温和郗超密谋废立，因找不到皇帝的劣迹，怕贸然废掉，人心不服。他俩苦思冥想，忽然计上心来。以为宫闱禁秘，性事易诬，可以任意造谣，而真相难明。于是，捏造谎言说，皇帝早有阳痿症，不能过夫妻生活。他的三个儿子，是嬖幸之人侍奉内寝时与皇帝的美人田氏、孟氏通奸所生。皇帝放纵美人淫乱，浊乱后宫，理应为国人所不齿。桓温命人将虚构的宫廷秘闻广为散布，使尽人皆知。然后，他便可以此为借口，行伊尹、霍光废立之事。咸安元年（371）十一月，桓温气势汹汹地来到首都建康，向褚太后呈交急奏和早已写好的太后令。太后正在宫中佛堂烧香，内侍禀道：“外有急奏。”太后出来，接奏在手，倚户刚看数行，大惊失色。桓温在急奏中，请废掉皇帝司马奕，而立丞相、会稽王司马昱为帝。在写好的太后令中说：“穆帝、哀帝不幸短寿，又无后嗣，故以琅邪王入继大位。没想到竟如此昏聩，违背礼法，有此三孽，不知为谁人之子。人伦丧尽，丑声远扬，还有何颜面为皇帝。再者，孽子长大，便要封王为藩。这简直是欺诬祖宗，倾移皇基。是可忍，孰不可忍。为此，废司马奕为东海王。”太后悲切难禁，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知桓温之

意难违，事已无可奈何。命人拿笔墨来，在太后令末尾加上如下的话：“我身为未亡人，不幸罹此忧患，感念存没，心痛如割。”

桓温召集百官于朝堂。人们已得知要废掉皇帝，个个面色惊恐，呆若木鸡。因旷代无废皇帝之事，无此礼仪。只得找来《汉书》，按《霍光传》上所述霍光废昌邑王的程序礼仪，以太后令，宣布废皇帝为东海王。桓温命督护竺瑶、散骑侍郎刘亨强行没收皇帝的玺绶。惊恐和羞辱，使司马奕面如死灰，手足无措。穿着白布单衣，踉踉跄跄地步下西堂，乘着一辆低规格的犍车离开了神虎门。群臣含着泪水，拥到车前，与被废的皇帝告别。但没有人敢说一句同情或惜别的话，只有一片唏嘘啜泣之声。侍御史、殿中监奉桓温之命，领兵百人，名为护送，实为押解。将司马奕送到东海王府。当天，桓温帅百官迎会稽王司马昱即皇帝位。废立皇帝闹剧的导演和主角桓温忙得不亦乐乎，但他没有忘记残酷地处置司马奕的后代。为了斩草除根，他派人将司马奕的三个儿子及他们的生母田氏、孟氏全部杀死。十二月，桓温又奏道：“废放之人，必置之偏远之地。而且不能再管理黎民百姓。东海王应按汉朝昌邑王的先例，加以放逐。安置於吴郡。”太后下诏说：“贬为庶民百姓，实在情有不忍。还是作为例外，仍封他为王吧！”桓温却蛮横地不允，又奏道：“只可封为海西县侯。”于是，降封司马奕为海西县公。

东晋咸安二年（372）四月，降封为海西县公的司马奕，被迁徙到吴县。朝廷命吴国内史刁彝着意防卫，又专派御史顾允前往监视。司马奕深知身处险境，言行稍有不慎，即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于是，表现出安于屈辱、愚钝无知、乐天知命、无所事事的样子。耽于内宠，终日酣饮，恣意声色。甚至生子溺死不养，

以示心无远志。桓温知其安于屈辱，无意东山再起，也就不再加害他。

司马昱当皇帝数月，于咸安二年（372）七月死去。此时，司马奕更加克制，以防引起当权者的疑忌，带来杀身之祸。这使他得以安渡余生，到太元十一年（386）十月才病死于吴。享年 45 岁。

简文帝司马昱

简文帝司马昱（320—372），字道万。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小儿子。51岁时，才由权臣桓温，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将其扶上皇位。

司马昱少小时，聪明颖慧。其父元帝司马睿十分喜爱。永昌元年（322）司马昱3岁时，被封为琅邪王。

司马昱少年时举止文雅，风度翩翩。廓然大度，不拘细节。居室尘土满席，不以为意。清心寡欲，简朴淡雅。却喜好史册典籍，尤好清谈玄言。一时竟博得不少人器重。连号称有鉴人之明的郭璞也对人说：“此人必可兴复晋朝。”

司马昱与桓温过从甚密。桓温是很有政治野心的人，后来成为长期控制东晋朝政的权臣。他很早就留心观察东晋宗室人物。对颇有名望的司马昱尤其注意考察。有一天，桓温与司马昱及其同父异母兄武陵王司马晞同车到郊外游玩。桓温早作了准备。这时，突然命人狠狠地擂大鼓、用力地吹号角。响声突发，惊天动地。驾车的马受惊，狂奔起来。桓温要看看这两位宗室亲王身处险境时是何神态。那武陵王司马晞，虽荒于学业，却以武勇著称。

常聚集勇士，接纳豪杰，讲习武术。这时，却吓得面无人色，连连乞求止马下车。桓温心想，武陵王不过是银样蜡枪头。从此，对他甚为鄙视。再看司马昱，却稳稳地端坐在车中，泰然处之，面无惊惧之色。桓温十分佩服，也才有所畏惧。

司马昱不但为桓温所惮服，也为时望所推重。建元二年（344）八月，康帝病危。权臣、外戚庾冰、庾翼，就打算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嗣，以继帝位。但因中书监何充反对，才立了穆帝司马聃。

司马昱虽以三朝元老和宗室亲王的资格长期辅政，但并无经国济世谋略，朝政大权都掌握在权臣桓温手中。桓温早有代晋称帝野心，希望通过北伐，建功立业，收取时望。但事与愿违。他于永和十年（354）、永和十二年（356）、太和四年（369）三次北伐，均未成功。遂与郗超密谋，行废立皇帝之事。于咸安元年（371）十一月，以太后名义，废黜皇帝司马奕。他选中年过半百、徒有虚名的司马昱来戴那顶傀儡皇帝的桂冠。司马昱于是即了皇帝位，改元咸安。

桓温虽把司马昱扶上皇帝宝座，却把他当作傀儡。他对好习武事的太宰、武陵王司马晞一向反感，又有所猜忌。遂诬司马晞及其子司马综等谋反，收付廷尉问罪。司马昱对着这些人泪流满面，而不敢有异言。御史中丞按桓温的意旨，请诛杀武陵王。司马昱下诏说：“此事令人悲痛万分，听也不忍心听，又怎能说出口来。请予另议。”桓温又上表，要求将司马晞处死，言词强硬，立逼司马昱照准。司马昱实在忍无可忍，乃亲笔写诏书给桓温，道：“如果晋朝尚可延续，请大司马便奉行前诏。如果天命已改，晋朝大运已去，我请退位，以避贤路”。桓温见状，只好不再坚

持诛杀，但还是将司马晞废为庶人，全家流徙到新安郡。此时的朝廷大权，完全被桓温一手把持。司马昱日夜提心吊胆，惧怕被桓温废黜。他常常夜观星象，判断是否有被废黜的征兆。他悄悄地向桓温的亲信、中书侍郎郗超探听：“安危祸福，我并不计较。但我想知道，不久前的废立之事，还会不会重演？”郗超说：“请陛下放心。大司马正忙于安顿内政，经营外事。我以身家性命担保，决不会再行废立。”司马昱才略为安心。当郗超请假省其父时，司马昱感慨地说：“请向你父致意。国家之事，一至于此，不可收拾。全由我无回天之力，深为惭愧。”又哽咽着吟咏庾阐的诗句：“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说着，泪下如雨，打湿了衣襟。

司马昱一生，处于东晋政权多事之秋，又无才智挽回江河日下的颓局。面对权臣，惶惶不可终日。政治上不得志，个人婚姻生活也不美满。他先娶骠骑将军王述的从妹为妃，生下五个儿子，其中三个早夭，剩下老大司马道生和老二司马郁两。道生立为世子，却无德无才，不堪造就，终于和母亲王氏被幽废而死。老二倒是聪明孝顺，见他哥哥的无礼行为，常常规劝，因而深为司马昱所看重，可是，长到17岁时，竟也得病死去。诸姬十余年皆不生育，司马昱因无子嗣，十分烦恼。便请来善于相面之人，逐个相看其姬妾，希望能找到可以生子之人。不料全部相看一遍之后，相面者说：“都不是能够生子之人。”于是只得再把家中粗使的婢妾也叫来相视，轮到一个叫李陵容的在织坊劳作的丫环时，相面者忽然惊叫起来：“这才是能生子的人！”只见此女长得又粗又壮，皮色黝黑。司马昱盼子心切，也顾不得美丑，便让此女与他同居。没想到这个丑女人真的为他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

昌明，老二叫道生。有了后嗣，司马昱的心情自然好了一些，不过，一见到那位黑塔似的夫人，总还是提不起精神来。

自当皇帝以后，看到国家危机四伏，江河日下，和桓温那种咄咄逼人的样子，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忧惧中生活。虽然 50 岁刚出头，登基不过半年多，他那本来星星点点的白发，却已经迅速扩展，连成了片，他的身体也日见虚弱。

咸安二年（372）七月，司马昱终于一病不起。临死之前，仍对大司马桓温心怀恐惧。一日一夜连发四道诏书，请桓温来安排后事。傲慢无礼的桓温却一再推托不至。司马昱自感将亡，不能再拖，遂立了 11 岁的儿子司马昌明为皇太子，但惧于桓温的淫威，又遗诏：“请大司马桓温按周公之例，居摄执掌政权。”并仿照刘备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的做法，在遗诏中战战兢兢地写上了这样几句话：“我儿子可辅佐的话，就请你辅佐他。如不成器，请你自取天下。”司马昱的遗诏当即遭到大臣的反对。侍中王坦之，在气息奄奄的司马昱面前，生气地把诏书撕得粉碎。司马昱有气无力地说：“天意不保佑我大晋，又有什么办法。我也是不得已呀。你何必想不开。”王坦之痛心地说：“天下是宣帝创基、元帝中兴的天下，陛下没有权力白白断送掉。”司马昱对大晋有这样忠心耿耿的大臣，十分欣慰、深受鼓舞，胆子也壮了一些。便让王坦之改写遗诏，说：“国事家事都要尊重大司马的意见，如同诸葛亮和王导一样。”写完遗诏的当天，司马昱死去。时年 52 岁。葬于高平陵。庙号“太宗”，谥号“简文帝”。

孝武帝司马曜

东晋会稽王司马昱在绝嗣多年之后，终于盼来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出生时，正当东方始明，司马昱因此给他取名曜，字昌明。

司马昱做了九个月的皇帝，临终前把 11 岁的司马曜立为皇太子。这位皇太子在他父亲灵前一滴泪也不掉，左右人提醒他，应按常礼大哭一场表示悲痛。他却回答：

“哀至则哭，何常之有！”

拥有重兵的大司马桓温，驻扎在姑熟（今安徽当涂）。要不要先请示桓温，然后再让司马曜继皇帝位，群臣对此有意见分歧。有的主张：“当须大司马处分。”王彪之却说：“皇帝驾崩，皇太子理应继位，没有请示臣下的道理。”这样，司马曜才算顺顺当当地即位了。

桓温本来指望司马昱临终禅位，由他来当皇帝；起码也会像周公一样居摄，当个代理皇帝。但司马昱遗诏却让他以诸葛亮和王导为榜样，辅佐司马曜，自然十分恼火。他断定这是谢安等人从中作梗，恨得咬牙切齿。

宁康元年（373）二月，桓温带着大兵，杀气腾腾地向首都

建康（今江苏南京）赶来，谢安和王坦之带领满朝官员前去迎接。这时，上上下下，人心惶惶，传说桓温要杀王、谢两人，灭掉东晋，改朝换代。

但谁知，桓温到了建康不久，忽然生起病来，后来病势越来越重，桓温几次暗示朝廷给加九锡，并屡次派人催促。桓温的亲信袁宏起草加九锡的诏文，草稿送给谢安审批，送一次，谢安改一次，拖了几十天，还没定稿。这样一直拖到七月，这个权臣寿终正寝，司马曜被废黜的危机总算度过去了。

在同桓温周旋中表现出超人智胆的谢安，成为朝廷的中流砥柱。太元元年（376），14岁的司马曜亲政，任命谢安为中书令、录尚书事；第二年，又任命为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这样，谢安掌起了东晋的军政全权。

这时，氏族在北方建立的前秦日益强大，经常骚扰东晋的北部边境。司马曜颁发诏书，寻求良将。谢安的侄子谢玄应征。谢玄在当时称为“北府”的京口一带招募士兵，组织起一支新军，得到了刘牢之等猛将。刘牢之率领精锐部队为先锋，战无不捷。这支新军号称“北府兵”。

太元八年（383）八月，前秦王苻坚以苻融为前锋，亲自统率骑兵27万、步兵60万南下攻晋。这支号称百万的大军，旌旗相望，钲鼓千里，大有把东晋捣为粉末之势。司马曜和谢安派遣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统兵8万，进行抵抗。

十月，秦军前锋到达寿阳（今安徽寿县），与前来抵抗的东晋前锋隔淝水对阵。谢石和谢玄分析形势，认为：倘若百万秦军到齐，是难于为敌的。应当乘他各路军队还没会齐之时，迅速出击；只要击败了这支前锋军，整个秦军就会崩溃。

谢玄派使者对苻融说：“你们远道而来利于速战，但你们逼近水滨安营扎寨，这是持久战的阵势，并不是速决战的阵势。请你们把阵营向后撤退一下，在水边腾出一块空地作为战场，让我们晋军渡过淝水，与你们决一胜负。”苻坚计划把前秦军向后撤退一下，乘东晋军渡江之时，派骑兵冲杀，没有不胜的。苻融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下令向后撤，谁知这一撤，秦军立刻大乱，谢玄乘机率晋军渡过淝水，攻上岸来。苻融来到阵前，想押住阵脚，坐骑竟被乱兵撞倒，他自己也被攻上来的晋兵所杀。秦军失去主帅，全线溃败。晋军乘胜追杀，秦军自相践踏，尸体蔽野塞川。

前秦其他各路军队，听说前锋溃败，都调头逃跑，听到风声鹤唳，也疑心是追赶的晋军来了，昼夜不息地逃奔，依附于前秦的各少数民族贵族也纷纷叛离，因此秦军损失十分之七八。

淝水之战胜利了，司马曜又逃过了一次亡国的危机。

司马曜的同母弟司马道子，9岁时封为琅邪王，食邑多达七千六百户。太元八年（383）九月，正当前秦南侵时，20岁的司马道子被委以录尚书事的重任，开始干预朝政。淝水之战结束后，他便开始倾轧谢安。

谢安的女婿王国宝，品行恶劣。谢安厌恶他的为人，不重用他，让他做并不清显的尚书郎。王国宝自以为像他这样出身于琅邪王氏名门大族的子弟，从来都做清显的吏部郎，因而对谢安怨恨在心。王国宝的从妹是司马道子的妃子。王国宝经常在司马道子面前说谢安的坏话，司马道子便把这些坏话当做在司马曜面前攻击谢安的炮弹。谢安在淝水之战中立

有大功，那些忌嫉他的无耻之徒也都竭力败坏他。司马曜听任谗言，对谢安的信任大不如以前了。

太元十年（385），谢安被排挤出建康，出镇广陵（今江苏扬州），过起闲居生活。九月，谢安病逝，东晋失去最后一根顶梁柱。谢安去世后，司马道子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全面操掌起军政大权。司马道子势倾内外，远近奔凑，司马曜意渐不平，兄弟二人开始矛盾起来。

司马道子专权奢纵，他所亲信的赵牙和菇千秋，一个原是唱戏的，另一个原是捕贼小吏，都靠谄媚和贿赂做了大官。赵牙为司马道子建筑了一所府第，里面筑山穿池，费用巨万。菇千秋则卖官招权，被人揭发出来。司马曜对他弟弟的行为越来越厌恶，但碍于手足情份，下不了废黜的决心。于是，他选拔一批有名望并为自己所亲信的大臣，如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和王雅等，委以地方要任，来防遏司马道子的势力。司马道子也引王国宝和他的弟弟王绪为心腹。这样，朝廷内部形成了结党营私的两帮势力。

司马曜最先宠爱两位美人，后来因失宠均被打入了冷宫，在后期他最宠爱的是张贵人。太元二十一年（396）九月的一天，他和张贵人在后宫饮酒，妓乐相陪。张贵人年近30，司马曜带着醉意，跟她开玩笑，说：“你已到了失宠年龄，我正在物色更年轻漂亮的。”张美人想到前两位美人的下场，认了真，怀恨在心。傍晚，大醉的司马曜酣睡在清暑殿。张贵人将大大小小的宦官灌醉，打发他们各自安歇。然后，她让侍女用一条厚厚的被子蒙住司马曜的头，把他活活憋死。她又用重金贿赂左右的人，说是“因魔暴崩”。当时，太子司马德

宗年弱，专权的司马道子昏荒，这件弑君大逆之事，竟没人过问，蒙混过去。

司马曜死时 35 岁。这年十一月，葬于隆平陵。庙号“孝武帝”。

安帝司马德宗

晋代奠基者司马懿以谋略著称于世，他的后代偏偏出了两个白痴，一个是西晋惠帝司马衷，另一个便是东晋安帝司马德宗。

司马德宗不会说话，连寒暑冷热都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白痴，竟然做了 22 年皇帝！太元二十一年（396），他做皇帝时 15 岁。

司马曜在世时，司马道子专权，司马德宗继位以后，亦是如此。接着，经过一番强藩朝臣的争斗，司马德这个傀儡，又由司马道子父子手中转到桓玄手中。

桓玄初入建康，新官上任三把火，装模做样地黜奸佞、擢贤才，京师居民稍感安稳。但是他豪奢纵逸，政令无常。三吴一带发生大饥荒，户口减半，有的郡县甚至荒无人烟；富民也往往穿着绫罗，捧着金玉全家饿死。连皇帝司马德宗也经常受冻挨饿。但桓玄对这一切均置之不理。

这时的桓玄却在加紧着僭位的步伐，逼着司马德宗禅位。元兴二年（403）十一月，司马德宗被桓玄亲信卞范之扶着手，写下了禅位诏书。他又被带到大殿上，由司徒王谧捧出玉玺，宣布禅位。事后，他被安置到浔阳，封为固安王。十二月，桓玄做了

皇帝，国号楚。

在桓玄称帝的时候，“乱世出英雄”，另一位有政治抱负的人刘裕也站了出来。他以讨桓复晋为名，争取政治资本。元兴三年（404）四月，刘裕等在京口，刘毅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同日起兵，声势浩大。做贼心虚的桓玄，急急忙忙挟迫着司马德宗和东晋皇室沿长江西逃到江陵。刘裕等的军队迅速进入建康。

刘毅、何无忌等率军西追，与桓玄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境内）和峥嵘洲（今湖北武汉境内）打了两次大仗，把桓军打得大败。刘毅、何无忌兵锋西指，所向辄克。桓玄一看大势已去，便把司马德宗抛在江陵，往四川逃跑，路上被杀。他所建立的楚，随之灭亡。

义熙元年（405）三月，司马德宗在何无忌的护送下到达建康，这个被废黜了一年四个月的皇帝又复了位。刘裕以都督中外诸军事，掌起了东晋军政大权。

具有实际才能的刘裕，渐次除掉了朝廷内的刘毅和诸葛长民等敌对势力，镇压了国内的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对北方用兵中，又先后灭掉了南燕和后秦，把东晋领土收复到黄河南岸。经过十多年的艰苦经营，刘裕自感已经羽翼丰满，改朝换代的时机成熟了。

当时流传着一句讖语：“昌明之后有二帝。”昌明是司马曜的字。司马曜之后，再经两个皇帝，东晋国祚就结束了。为了应这种讖意，并让这一天早日到来，便派他的亲信王韶之把司马德宗缢杀于东堂。这时是义熙十四年（418）十二月。

司马德宗被缢死时 37 岁。谥为“晋安帝”，葬于休平陵。

恭帝司马德文

义熙十四年（418）十二月，紧锣密鼓准备改朝换代的刘裕，为了应“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讖语，派人缢杀司马德宗，谎称因病驾崩。同时，他拥立司马德宗的胞弟——33岁的琅邪王司马德文继位，做了东晋末代皇帝。

司马德文不忘乃祖乃宗，想有所作为。刘裕北伐时，他自动上疏要求随军前往洛阳，修复了西晋皇帝的陵墓。

他笃于兄弟情谊。常常随侍在司马德宗的身边，照顾这个不会说话、不能行动的胞兄，在宫廷内外很受称道。桓玄篡位，他被降为石阳县公，同被废黜为固安王的司马德宗一起被安置到浔阳（今江西九江）；以后刘裕进攻桓玄，随桓军的进退而迁徙不定，最后被劫持到江陵（今湖北江陵）。桓玄败死，桓氏一族几乎被杀尽，做了漏网之鱼的桓振谋图报复。一天，他持枪跃马，突然闯进司马德宗的住处，瞪圆双眼，怒气冲冲地说：“我们桓氏家族有什么对不住国家的地方，而遭到灭族惨祸？”司马德文正服侍在他胞兄身边，回答说：“杀掉你们全族，并不是我们兄弟二人的主意。”一句话，说得桓

振下马拜服，就这样为他胞兄解了难。刘裕得势后，便寻找暗杀司马德宗的机会。司马德文看透这一心机，形影不离地守候在他胞兄身边，使刘裕下不得手。刘裕最终杀掉司马德宗，是利用了司马德文不在他胞兄身边的机会。

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个贤王。他常常为东晋的国祚担忧。他在王府里，曾让随从们做射马的游戏。有人劝说他：“马是皇族的姓，你让随从射马是不吉利的。”他被提醒，就不再玩这种游戏了。

但是，眼见东晋帝国的大厦即将倾覆，他自感无力支撑，便到佛教里寻求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他铸钱千万，用来布施。又造了一尊高一丈六尺的金身佛像，步行几十里，亲到瓦官寺把这尊佛家圣物迎接到京师里来。由此看来，他又是一个精神空虚无所作为的亲王。

刘裕把司马德文撮上皇帝位子，目的是为应司马曜之后有两个皇帝的讖语之数。过了一年半，元熙二年（420）六月，傅亮秉承刘裕的密旨，暗示司马德文禅位。当傅亮把禅位诏的草稿送到面前时，他欣然接受，说：“晋朝早已失去了天下，事至今日正该这样办！”于是亲自照样誊写。刘裕即位后，把他废为零陵王，安置在秣陵（今江苏南京报恩寺附近）。

从此以后，司马德文深虑祸机。同被废黜的皇后褚灵媛，形影不离的伴随在他的身边，为了预防被毒，一汤一水都经她亲自检查。这样过了一年。永初二年（421）九月，刘裕派褚灵媛的哥哥褚叔度把她诳出，随后，早已埋伏好的兵士翻墙而入，把司马德文刺杀在卧室。他终年 36 岁，谥为“晋恭帝”，葬于冲平陵。

晋代自秦始皇元年（265）司马炎代魏，到元熙二年（420）司马德文为刘裕所代，前后共存在了 155 年。

楚帝桓玄

东晋太和八年（367），大司马桓温的夫人马氏生下一个男孩，他大名叫桓玄。桓玄长到 5 岁，一个意外的机遇，使他继承了桓温的爵位。那是宁康元年（373）七月，桓温病危，因长子桓熙太没有本事，决定将部众交给最能干的五弟桓冲统领。四弟桓祕对此十分不满，便与桓温的长子桓熙、次子桓济等密谋杀桓冲，桓冲得知后，暗作准备，待桓温一归天，就先下手把熙、济捉了起来，然后又废了桓祕，并把熙、济迁往长沙，又称桓温留下遗嘱，由小儿子桓玄继承爵位。于是，年仅 5 岁的桓玄，成了南郡公。

小小南郡公有着过人的智慧。桓温三年丧期届满，府州文武都来辞别，桓冲抚摸着桓玄的头感慨地说：“这都是你家的故吏啊！”7 岁的桓玄听了，竟泪流满面，显出十分伤心的样子，使故吏们对他的聪明伶俐大为惊异。

青年桓玄长得相貌奇特、英俊潇洒，而且知识广博，长于文章。常以高门才识自负，使人们对他有些畏惧。朝廷因为其父桓温曾有不臣的迹象，对他有意压抑，因此，到 23 岁，才当了个

太子洗马这样一个很不吃香的官。

有一次，桓玄去琅邪王司马道子府上，正碰上道子喝醉了酒，竟醉眼朦胧地当着许多客人的面问：“桓温晚年想做贼，是何原故？”弄得桓玄伏在地上浑身冒汗，狼狈不堪。从此对道子恨得咬牙切齿。

后来虽然补了个缺，出京当了义兴太守，依然郁郁不得志。他曾经登上高处，望着眼前浩荡的太湖，回想当年父亲桓温曾是何等显赫，以此高门元勋，如今竟受世人毁谤排挤，桓玄感慨万分，长叹一声说：“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于是决定辞官回南郡封国去。

桓玄回到江陵家居赋闲。这儿乃是桓氏世代盘踞之地，因此，桓玄整顿兵马，为所欲为。当地士民怕桓玄甚于怕刺史殷仲堪。连殷仲堪本人对桓玄也要退让三分。

东晋政局这时正在酝酿一场剧变。在朝独揽军政大权的司马道子，以女婿王国宝等为亲信，排斥南兖州刺史王恭、荆州刺史殷仲堪，终于引发了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武装冲突。

隆安元年（397）四月，王恭派人与殷仲堪联络起兵以讨王国宝为名反对司马道子。桓玄巴不得天下大乱，他才能一显身手，便力劝殷仲堪与王恭联合举兵。于是，王恭上表历数王国宝罪状，举兵讨之。司马道无力抵抗，只得杀了王国宝，请求王、殷退兵。桓玄趁机请当广州刺史，道子怕他在荆州还会造事生非，便顺水推舟，让他当了广州刺史，桓玄接受了任命，却并不离开荆州。以后他暗中被推为盟主，更积极扩张势力，吞并了殷仲堪等力量，占据了长江中上游广大地区。

在东晋与孙恩起义军征战时，桓玄利用这一时机将其势力

向东逐步伸展到芜湖，当涂一带，直逼建康。桓玄既已控制了东晋三分之二的国土，而且兵势强盛，其野心也就更加膨胀起来。他的新目标乃是灭元显，进建康。

司马元显一直以笼络桓玄来对付其他反对势力，不料反倒养虎遗患，桓玄力量强大之后，开始威逼建康，司马元显深为忧虑。谋臣张法顺给他出主意说：“桓玄刚得荆州，人心未附。若乘此时使刘牢之为前锋，陛下以大军继进，桓玄可灭。”元显以为有理，于是大治水军，准备讨伐桓玄。

元兴元年（402）正月，元显以刘牢之为前锋，司马尚之为后部，亲率大军西讨桓玄。桓玄原以为元显正被孙恩起义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西顾，突然接到内线密报，说司马元显派刘牢之来攻，大吃一惊。

两军开战不久，刘牢之参军刘裕请求出击，牢之不许。此时，刘牢之正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一向讨厌元显，担心灭了桓玄，元显更加骄横，又怕自己功名越大，越不为元显所容。因此打算借桓玄之手除掉元显，然后再找机会灭桓玄。此刻，他不愿与桓玄交手。恰好桓玄派了牢之的本家舅舅何穆来说降，牢之之子刘敬宣、外甥何无忌和参军刘裕等人反对，但刘牢之主意已定，遂派刘敬宣去向桓玄请降。桓玄虽然打定主意要灭掉牢之，表面上却不露声色。盛宴招待刘敬宣，还请他一起欣赏自己收藏的名画，又请刘敬宣当自己的谘议参军，一付亲密无间的样子，刘敬宣也变了主意，于是收降刘牢之顺利办成。

解决了唯一拥有强兵可以对抗的刘牢之以后，桓玄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进到都城之下。元显赶紧退往宫中，桓玄命部下提刀边追边喊：“放下武器！”元显兵卒立刻纷纷溃逃，元显

亦被活捉。桓玄大摇大摆进入建康，被任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黄钺。桓玄大权独揽，杀了元显、尚之等人，又把道子发落到了安成郡。

桓玄的权位越高，野心也越大。新的目标乃是篡位称帝。实现这一野心的唯一威胁还是掌握北府兵的刘牢之，为此，必须夺了牢之的兵权。于是，桓玄任刘牢之为会稽内史。牢之知道兵权解除将大祸临头，马上与儿子刘敬宣商议对策，敬宣主张立刻发兵袭击桓玄，牢之犹豫不决，去问刘裕，刘裕说：“当初将军以劲卒数万而望风降服，如今桓玄刚刚得志，威震天下，人心归附于他，你怎么打得过他呢？如你要打，我也只有回京口去当百姓了。”牢之知刘裕不赞成，又召集僚属商议，参军刘袭站起来说：“天下最不能干的事就是犯上作乱，将军往年反王恭，前些时反元显，今又要反桓公，一人三反，还能在世上做人吗！”说完，头也不回，大步走了出去，其他佐吏也多散走。牢之见人心已散，害怕起来，忙派敬宣去京口把家小接来。到了该回来的时候，敬宣也未回来，牢之以为事情败露，敬宣已被桓玄所杀，想想往后日子难过，就找了根绳子，往脖颈上一套，两脚一蹬，自杀而死。

桓玄灭了刘牢之后，又杀了北府将领竺谦之、竺朗之、刘袭、孙无终等，并提拔一些北府后起将领刘裕等作为他的爪牙，以使北府兵效忠于他。至此，桓玄觉得再也无人能奈何于他，便开始为所欲为。刚进建康的时候，一度做了点罢黜奸佞、拔擢俊贤的事，曾使建康士民满怀希望，以为可以过一段安定日子了。没想到桓玄立足稍稳，便原形毕露。奢豪纵逸，政令无常，根本不把安帝放在眼里，甚至克扣安帝的车马衣食，使安帝几乎挨饿受冻。因此，朝野内外很快就对桓玄大失所望。

到了九月，在亲信大臣的劝进之下，桓玄又让安帝册命自己为相国、楚王，加九锡。至此，离称帝已是只差一步了。

到十一月，桓玄不光用上了天子的礼乐，而且将自己的老婆由王妃改称王后，世子改称太子。还让亲信起草了禅位诏书，然后逼着安帝抄写清楚。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桓玄遂于十二月正式即位称帝，建国号为楚，改元永始。封晋安帝为平固王，迁往寻阳。

当了皇帝以后，桓玄的表现越发不得人心。他学前人的样子，亲临听讼观断案，却不分罪行轻重，一律释放。出行时，碰到拦住乘舆行乞的人，还时常给点衣食，以示新皇帝恩惠。他对奏事官吏特别苛刻，如果发现奏章中有一个字不合字体或语辞错误，必加惩罚，以示新皇帝聪明。他小事如此细致，大事却一点也不抓，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致使许多重要奏章堆积在桌上。他又特爱游畋，有时竟一日数次外出。他还别出心裁，迁居东宫，为了修缮东宫，又大兴土木，而且督迫严促。他的种种作为，使得朝廷内外怨声载道，反对的人越来越多。

刘裕早就在等待时机讨灭桓玄，这时见条件成熟，便与弟刘道规及亲信骨干刘毅、何无忌、王元德、王仲德、孟昶、檀凭之、诸葛长民等密谋起兵。

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与何无忌率百余亲兵起事，杀了兖、徐二州刺史桓修，占据京口。孟昶亦与刘毅、刘道规等率数十人杀了青州刺史桓弘，占据广陵。刘裕又派刘毅去杀了豫州刺史刁逵，占据历阳。然后传檄各地，讨伐桓玄。桓玄派顿丘太守皇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等去京口抵御。三月初，刘裕在江乘亲执长刀，冲入敌阵，杀了皇甫之，又南进到罗落桥，斩了皇甫

敷。桓玄听说二将出师不利，又派桓谦和何澹之屯东陵，卞范之屯覆舟山西，计有兵二万。刘裕于次日上午率军进到覆舟山东，命体弱兵丁登山树旗，以为疑兵，其余兵卒分数道并进，一眼望去，满山遍野尽是刘裕之兵。派出的侦察兵回去报告说：“刘裕军队满处都是，不知道有多少。”桓玄更加忧恐，赶紧带着儿子桓升、侄儿桓濬及亲兵数千人挟着安帝出逃，途中被叛兵所杀。

一个月后，桓谦、桓振等聚集残余，重新攻陷江陵，为桓玄举哀，谥为“武悼皇帝”。

第二年（405）正月，刘毅等恢复江陵，晋安帝返回建康复位。至此，一出桓玄篡位称帝的活剧遂告终结。